禪門語錄300篇

◎廖閱鵬



「禪門三寶」總序

林清玄

有時候我的工作必須離開台北，有時到遠地去演講，有時到外地旅行，我總是習慣在行囊中帶幾本書同行。由於對禪宗修行情有獨鍾，每次總想帶一些禪門的書籍，可惜大部分時間都會令我廢然而歎，不知道要帶什麼書。

因爲我發現市面上有關禪門的書，多少有一些缺失。最普遍的缺失是年代不明、傳述失眞、敍述零碎，使人無法回到禪師所處的年代與時地，去體會當時的情境。

另一個普遍的缺失，是版本的老舊，與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格格不入。有的典籍甚至還是沒有標點符號的古版，光是要破解程式的密碼，就浪費許多的時間。

還有一個缺失，是不管語錄、公案或詩偈，都是一再傳述，有的以訛傳訛，有的已距原文甚遠，加上傳述者的譯解不甚精確，不但無法使人明瞭，反而陷入了更深的迷霧。

基於這些原因，我在深心裡希望，關於禪門豐富的著述，應有一種年代翔實、傳述眞切、敍述

統一、編輯清明、譯解精確的好版本。其內容則應至少涵蓋公案、語錄、詩偈三種。如果仿《唐詩三百首》的編纂方法，各選最精要、美好、動人的三百篇，對於嚮往禪宗的現代人，不只可以做爲工具書、床頭書，甚至可以隨身攜帶，不管到天涯海角、山林水湄，都可與禪師的心靈思想貼近而匯通。

這個心願埋藏在我的心裡許多年，但自己沒有時間和能力完成它。有一回和閱鵬兄聊天，忽然靈機一動：「坐在我眼前的不是最好的人選嗎？」於是，斗膽代衆生請命，懇求閱鵬兄來完成這個工作。萬萬沒想到，閱鵬兄答應了，使我感動了很久的時日。

我說閱鵬兄是不二人選，一來是因爲他浸淫佛學、禪宗甚久，對佛禪都有深入精妙的見解。二來是他受過現代學院的訓練，學養精湛，懂得做學問的方法。三來是他有長時間的編輯經驗，對編輯、版本有超凡的識見。

當然，最重要的是，閱鵬兄性情專注、擇善固執，能埋首於典籍做長時間的奮鬥。雖然拉他來做這麼龐大艱鉅的工作，有點於心難安，但只要對後來學禪的人有所助益，有時出賣老友，也只好在所不計了。

如今，經過兩年的奮鬥，閱鵬兄果然編出了《禪門公案三百則》《禪門語錄三百篇》《禪門詩偈

三百首》三部龐大而撼人的作品，完全符合了我多年前的心願。並且由於他的創發，比我們討論時還要完備清楚。有許多遺落在時間之河的精采內容，都由他掏沙揀金的找了出來，令人讀了感動不已。

如果說這一套書是目前講公案、語錄、詩偈最好的版本，實不爲過。讀這套書時，不僅爲閔鵬兄的用心努力感佩，也深覺這是衆生的福分，不只對已學者的查檢，對未學者的閱讀都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成書在即，閔鵬兄找我爲這套書寫幾句話，我除了歡喜踴躍、讚歎作禮之外，實在不能置一詞。想到宇宙黯暗、人天長夜，禪門的風格與思想猶如夜空中的明星、人世裡的光照，不僅在古代可以啓發人心，在現代可以風月常新，一定也可以突破時空，爲未來人類的心靈做燈焰。

因此，這套書必有它永恆的價值。



自序

有一次在林淸玄先生的書房品茗聊天時，他談到自己學佛的心路歷程，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經驗分享。由於他的心靈格外敏銳、細膩，所以在尋找人生的眞理時，他遇到的困難與挫折都比常人更刻骨銘心。潛入佛法大海，採擷最深處的智慧寶珠，哪裏是容易的事呢？都要落實在日常生活啊！如今由絢爛歸於平淡，快樂的活在當下，他的修行就是這麼簡簡單單了。

我們對禪都有高度的熱情，覺得在佛法森林裏，禪的花園是最美的。因爲禪直指人心，直截了當爲人點出生命的眞相。不像大部分的宗教，或多或少用美麗的謊言、善意的恐嚇來誘導衆生。

當然，我們深信「禪」並非「禪宗」獨有，佛門各宗各派都有，道家、儒家或者回教、基督教的高層教義也有。事實上，眞正體悟禪的人，禪是無處不在的。

正因「禪宗」破天荒將「禪」呈現出來，沒有愚民的儀式、盲目的信仰，在整部人類追求靈性進化的歷史上，散發出最純淨的光芒！開啓過一群成員最多的悟道者！

林清玄先生話鋒一轉，他說：「閱鵬，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我們以前有一套『禪門三寶』，就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辛苦？」

我眼睛一亮，還以爲林清玄先生要開始談他的新計畫。

他說，他心目中的「禪門三寶」要擁有這些優點：

一、能夠網羅最重要的禪宗公案、語錄、詩偈。

二、能夠有畫龍點睛的白話翻譯。

三、能夠有深入淺出的詮釋，既有趣味，又能貼近現代人的生活。

四、能夠有完整的原文、資料出處。

五、能夠有方便易查的人名索引。

那麼，這樣的禪書，不但是入門者的最佳讀本，也是進階者的最佳工具書；是心靈苦悶者的一道清溪流泉，也是有心向上突破者的參考指南。

我聽了非常歡喜，這樣的構想眞是太好了，我也一直在期盼呢！

然後林清玄先生對我一笑，說：「閱鵬，我認爲你是最適合的人選，你來做吧！」

當時我一定是被他催眠了，居然迷迷糊糊答應了。或許是因爲與林清玄先生在一起的時候，感

染他的人格魅力，會覺得事情都很容易。現在回想起來，我應該裝聾作啞才對，因爲這一句話使我整整飽受折磨了兩年。如果一開始我就洞悉這套禪書工程之浩大、之艱難，我怎麼會自找苦吃呢？

回憶起過去兩年，我全心全力投入禪門典籍的閱讀、蒐集、分類、整理，然後撰寫總共九百則的「白話新唱」、「分析與鑑賞」，其中的艱苦眞是一言難盡。甚至有好幾次想放棄不寫了，做別的容易事去！

但我還是堅持到底，不敢辜負林淸玄先生的期望。

事實上，其中也有許多奇妙難言的喜悅，例如有時在圖書館，無意中讀到一則湮沒千年的精美禪詩，或者心領神會於一段少爲人知的禪者私語，那種身心煥然的快樂，果眞不是感官娛樂所能比擬。

有一個很奇妙的現象，就是在撰寫這幾本書時，我總感到我的意識狀態提升到另一個層面，那是一個擁有更理想的理智、情感、直覺與文字能力的我。通過漫長兩年的磨鍊，我感覺到內在產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

我以爲，這套禪書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只是不可思議的宇宙所揀選的媒介。否則，爲什麼常常在寫完後重讀時，我會感到這些文字是這麼美好，卻又是這麼陌生？

宇宙有一個龐大無匹的大計畫，就是一切人、一切生命的終極覺醒。宇宙以凡情難測的手段敦促衆生不停琢磨靈魂的光采。身在局中的人，不必爲眼前的幸福歡欣，不必爲飛來的橫禍愁苦。保持清醒，努力活在當下，就是呼應宇宙大計畫的最好方法。

我深信，這套禪書，正是大計畫的一環。

而每一位閱讀本書的人，都是「有意識的」邁向覺醒之路的靈魂伴侶。

林清玄先生在總序中，戲稱找我寫作這套禪書是「出賣朋友」，我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不是他，我哪裏會有這麼好的修行機會？感謝他的「出賣」，想必這也是宇宙大計畫的一環。

前言

我們生存在一個極端不利於「覺醒」的環境裏，看看大社會的價值觀，看看權勢名利的光芒炫人耳目，看看衆人身不由己陷入情欲的追逐，看看身邊的親戚朋友如此安然於似醒實睡的生活模式，看看那些走入宗教、渴望跳脫塵俗的人復又跌入更自以爲是的妄想中……

如果你看周圍的人都很正常，不覺得他們有什麼不對，你要警惕了！只有昏睡的人才會覺得昏睡是正常的。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希望活出眞正的自己，擁有快樂的人生。但是，不知道哪個魔鬼發明了「明天」這個大騙局！人生是這麼短暫，大家却都將希望寄託在「美麗的明天」。如果，今天我們不努力下功夫，又怎麼能期待明天？

我們已經是這樣了，再不做點什麼，生命是不會自動改變的。

此時此刻，就讓我們爲自己做點什麼吧！

本書收錄了三百篇禪者的語錄，每一篇都是從浩瀚的禪門典籍中精挑細選出來的精華。

打開這本書，就像走進繁花似錦的靈性花園，你可以從容散步，看看禪師對弟子的開示，看看禪師與人的對話，看看禪師如何回答難以回答的問題，聽聽禪者濃縮畢生智慧體驗的臨終遺言，聽聽禪者被眞理敲擊心坎時精美莫名的感嘆辭章……

每一篇語錄都是源自高等心靈的訊息。

每一篇語錄都具有幫助我們找到眞我的力量。

每一篇語錄都有可能開啓你內在無窮的潛能。

每一篇語錄都能創造奇蹟。

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光明流布十方，我們活在光明中而無感於光明的存在。

在黑暗的夜裏，我們摸索，我們匍匐前進，我們四處碰壁撞得頭破血流，這時候，一星火柴的微光都能照亮前路。

禪的黃金時代已逝，當代的大禪者又潛匿人海，無影無蹤，難以親近。

這個年代，我們必須更加堅強，秉持「自燈明，法燈明」的佛陀遺訓，堅持自己照亮自己，不要太輕易把靈性進化的責任託付給別人或虛無飄渺的神靈。

本書三百篇語錄涵蓋禪宗各個頭域的精要，可以輔助你「自己照亮自己」。

建議你在閱讀時，設法讓自己處於最好的理智與情感狀態，一篇一篇慢慢咀嚼，仔細琢磨原文的深義，不要拘泥於文字的表相，也不必強求理解。不懂很好，這樣才有眞正懂的時候。如果只是理智思維懂了，往往離禪越遠，對你並沒有實質的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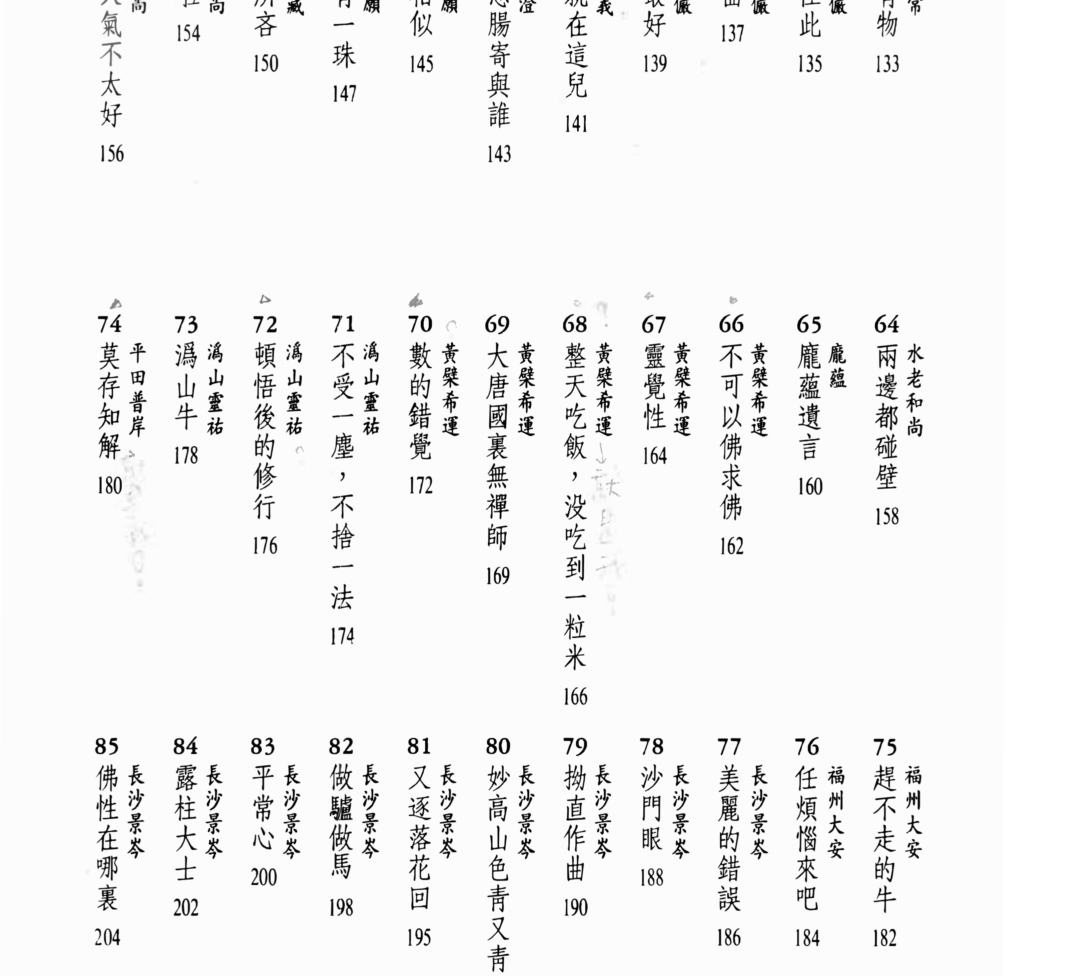
你也可以在睡覺前、打坐前、出門之前，閱讀其中一篇，然後讓這些禪語浸泡在你的心底，讓深層意識默默運作……

如果你喜歡走馬看花，隨心所欲瀏覽，單純享受閱讀的樂趣，這樣也很好，因爲本書提供了許多非凡的觀點、精采的故事，不但有禪的精華，還有圓融無礙的處世哲學、反敗爲勝的說話技巧……

有的時候，遇到某些生活中的不如意時，不妨隨手翻開任何一頁，來自高等心靈的啓示自然就在這裏！你轉變了心境，煩惱就迎刃而解了。

本書每一篇語錄就像是一根火柴，也許有一天，你就是靠著其中一根，點燃了照耀天地的大光明。

目錄



1 不要看不起未悟的人

菩提達摩

勿輕未悟，一念迴機，便同本得。

《景德傳燈錄》卷三頁四十八

【白話新唱】

不要輕視還沒開悟的人，他們只要一念回歸清淨的佛性，瞬間就開悟了！

【分析與鑑賞】

開悟雖然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到手的，却也不難，機緣成熟時，從迷到悟，只是電光石火的一瞬間！日常生活中，到處潛藏著開悟的機會，有心參禪的朋友，勇敢向前行！

衆生都是未來佛，理當普遍對每一個人保持敬意。總有一天，個個都是佛。

妙叶和尚曾經說過，寧可對佛發脾氣也不要對衆生發脾氣，因爲佛不會報復你，而衆生恐怕會十倍百倍反彈給你呢！

2 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南嶽慧思

（南嶽慧思）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什衆生可教化？」

《指月錄》卷二頁三十八

【白話新唱】

寶誌和尚叫人傳話給南嶽慧思：「你爲何不出山去教化衆生呢？不然的話，即使你滿腹佛法，胸懷廣闊，又有何用？」

慧思說：「三世諸佛都被我一口吞得乾乾淨淨，一個也不剩了，還有什麼衆生可以教化？」

【分析與鑑賞】

「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是句措辭強烈的語言，表示慧思已到無我相無人相的境界，從此不再把佛當佛看了。而三世諸佛最高興的事，莫過於人人都不把佛當佛看呀！

連佛都是虛幻的，衆生更是虛幻！佛來，我都不理會了，更有什麼衆生可以教化呢？

儘管說無衆生可教化，慧思還是教育出不少傑出的弟子，最有名的就是天臺智者大師了。

雖知諸佛衆生空，仍不捨六度萬行。這樣的人，可謂見地、修證、行願三者兼美，也是大乘佛教的精神所在。

3 去五臺山禮文殊

寒山子

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
曰：「我不去。」
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
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
豐干曰：「我去禮文殊。」
曰：「汝不是我同流。」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頁五六五

【註】＊同流：方向一致的人，氣味相投的同道也。

【白話新唱】

有一天，豐干對寒山說：「你跟我一起去五臺山吧！一起去，你就是我的同流；不去，就不是我的同流。」

寒山說：「我不去。」

豐干說：「你不是我的同流。」

寒山却問：「你去五臺山做什麼？」

豐干說：「我去禮拜文殊。」

寒山說：「你果然不是我的同流。」

【分析與鑑賞】

豐干與寒山的對話，都是言外有意。

豐干說：「你跟我一起去五臺山吧！」寓意著，你跟我一起回歸人人本具的眞如本心吧！

寒山說：「我不去！」寓意著，我不必回歸眞如本心，眞如本心當下就是，我現在就未曾離開眞如本心。

豐干說：「你不是我的同流。」寓意著，雖然當下就是眞如本心，但是去五臺山遊山玩水，也

同樣不曾遠離眞如本心。

寒山說：「你去五臺山做什麼？」寓意著，到五臺山有什麼用處呢？

豐干說：「我去禮文殊。」寓意著，閒著也是閒著，回歸人人本具的眞如本心，來禮敬自己的眞如本心，都不妨礙嘛！

寒山說：「你果然不是我的同流！」寓意著，反正我的眞如本心隨時隨地都與我常相左右，你一靜不如一動，我一動不如一靜，各有各的妙處！

在對話中，五臺山、文殊，都象徵眞如本心、佛性、解脫心、靈明覺性。

這個公案不可將豐干的話視爲表面的到五臺山禮文殊，被寒山說爲心外求佛。因豐干與寒山都是傳說中的聖賢化身，對他們的對話應體求深義，才能聽出弦外之音。

空與有，靜與動，都各有各的妙處，才會組合構成森羅萬象的大美。

4 苦行的意義

僧那

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

《景德傳燈錄》卷三頁五十一

【白話新唱】

祖師所傳的解脫心法，不是叫人從苦行中求得，苦行只是幫助你修行而已。如果你能契入眞如本心，啓發本心的隨意自在的妙用，那麼苦行就像一碰泥土就變黃金的法寶，使你快速產生大機大用。如果只知道修苦行，却不點亮自己的本心，被愛憎的情緒束縛，這樣的苦行極爲危險，如同漆黑的夜晚走在險峻的路上。

【分析與鑑賞】

悉達多太子在雪山苦行六年，搞得骨瘦如柴，痛苦萬分，卻離道越遠，爲後人親身示範了一個修行原則：苦行不是解脫的原因。

但是透過苦行，訓練出驚人的意志力、耐性、專注，卻對修道有幫助。如果修行的目的是爲了炫人耳目，贏得世人的欽羨崇拜，那麼苦行頗有助於換取名聞利養。如果修行的目的是獲得智慧，解脫生死，那麼苦行乃是助道的方便，不是解脫的正因。明白此理，我們就能給苦行一個合理的定位，既不貶抑也不過譽。

至於在什麼時候，苦行最恰當呢？就心理角度來看，未開悟以前，一個人必須壓抑心理的情緒才能做到苦行。這種壓抑的狀況恐怕是不健康的。開悟以後，我執、法執已去，苦行就不再壓抑自我了，因爲已經沒有自我了。這時，苦行反而能有效遣除人格中遺留的習氣，迅速啓發神通妙用。

不過，有言在先，苦行的標準，古今不同。現代人盤腿上座一小時，可能就腿痛如刀割，視之爲苦行了！古人居無求安、食無求飽、麻衣草履、木食澗飲，豈是生活舒適的現代人可以輕易仿效？

對現代人來說，至少要學會簡簡單單過生活，也許跟苦行還有望沾上一點點邊。

無益之苦當遠離，有益之苦須承擔。

5 心珠獨朗

僧那

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

《景德傳燈錄》卷三頁五十一

【白話新唱】

如果你希望認清眞如本心，要仔細觀察，在你看到影像、聽到聲音而還沒有起心動念來反應的這個時候，你的心在哪裏？這個心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你能親自發現，這個心不能說有，也不能說沒有，卻能產生各種作用。那麼，你就是看到眞如本心，成爲開悟的人。你將會發現，此心如寶珠般光潔，明明白白映照著世間種種事物，心與世界之間，連灰塵那麼小的距離都沒有，也沒有時間上的差距，心與世界兩者都是同步脈動著。

【分析與鑑賞】

生命只要還一息尚存，永遠存在著開悟的機會。衆生念念相續不斷，凡夫爲紛紛妄念包圍，在無聊的人事中浪擲青春；開始修行的人，往往苦於妄想紛飛，無力遏止；懂得修行技巧的人，却將來來去去的念頭視之爲寶，因爲每一個念頭的生滅都提供了一次開悟的契機。只要你能提起仔細推察的心，隨時抓住念頭將起未起的一瞬間，看淸楚你的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雖然這個功夫不容易，需要許多次的挑戰，而且要有屢敗屢戰的氣魄，才能持續進行。但是，只要有一次，讓你瞥見了心的本來面目，只要一次，一道陽光就能粉碎千年黑暗！

如果當你百無聊賴，正想看看電視、報紙或打打電話來殺時間的時候，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如來玩玩這個「觀察念頭將起未起之際」的遊戲，也許會讓你意外地超凡入聖。

6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

道信

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

《景德傳燈錄》卷三頁五十五

【註】＊法：有通於一切的意義，諸法就是泛指一切事物、一切道理，無論小的、大的、有形、無形、眞實、虛妄，都在諸法的範圍之內。

【白話新唱】

四祖道信大師忽然對弟子們說：「一切諸法全都處於清淨、自在的解脫境界，你們要好好體會這句話，將來流傳下去教化眾生。」說完，雙腿一盤就圓寂了。

【分析與鑑賞】

在悟道者的眼中，觸目所見都是清淨、無爲、自在的解脫境，凡人心有執著，在看外在事物時，把執著投射出去，才會產生美、醜、有用、沒用等概念，這是人對森羅萬象的首度污染。

《列子》有一個寓言。有人遺失了一把斧頭，懷疑被鄰居偷走，就暗中觀察他的行動，總覺得他的神態、言談都像是小偷。

過了幾天，他在山上掘地，却找到了遺失的斧頭，原來斧頭未曾被偷，是他自己遺留在山上。從此以後，他再看鄰居，怎麼看都不像是會偷東西的人。

這個寓言，正可以引用來說明「一切諸法悉皆解脫」。

人本來是解脫的佛，但是人却喜歡把自己視爲有很多煩惱、很多欲望的凡夫。

人本來生活在淨土上，但是人却喜歡把淨土視爲有許多毒蛇猛獸、冷熱逼人的穢土。

這些都是人們內心的染污。

我看蛇是一種大自然的傑作，但是人們給蛇添上了莫須有的罪名，說牠陰沈、狡猾、毒辣、危險，許多人見了蛇不是恐懼尖叫，就是立刻動手宰掉牠，其實蛇什麼也沒做啊！古代的孫叔敖含淚打死雙頭蛇，因他擔心別人見了雙頭蛇會橫禍加身，所以替衆生除害，於是傳爲美談。可憐這隻無辜的蛇啊！如果人類沒有這些無中生有的染污，牠仍在綠野悠遊呀！

7 夢幻涅槃

牛頭法融

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四

【註】＊涅槃：是煩惱消滅的意思，只要一個人完全沒有煩惱了，他就是涅槃的人。涅槃，也象徵了修行的最高境界，有時候，也象徵最高的眞理。

【白話新唱】

一切諸法都是夢幻泡影般沒有眞實的存在，即使是涅槃，也如夢幻泡影，誰要是執著涅槃，就離涅槃更遠。連涅槃都是這樣了，如果有任何事物比涅槃更高超，我還是說：「那也如夢幻泡影一般虛妄！」

【分析與鑑賞】

最高的眞理，是不可言說的、不可把持的，給它冠上任何名相，只會使人越搞不懂它，在名相的牛角尖上鑽來鑽去鑽不透。

如果有人說：「還有比最高眞理更高的眞理。」這人不是瘋子就是騙子。

涅槃，是修行人體證的，不是用嘴說出來、用理智比較分析出來的。

8 至人的陷阱

鍾山曇璀

（鍾山曇璀）初謁牛頭融大師，大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六

【註】＊無生：諸法的本質是無生無滅的，謂之無生，象徵了最高眞理，有時與菩提、涅槃意思相通。

【白話新唱】

鍾山曇璀第一次拜見牛頭法融，法融看出他是個大有根器的人，可以一語點化，便對他說：「影像、聲音等外界的現象會吸引你的注意力，使你看不見諸法無生無滅的本質；感覺、思想是難以察覺的陷阱，使你無法跳脫出來。從超越的觀點來看：這能感覺思想的是什麼？你知道這個道理嗎？」

曇璀默默觀察這番話，大悟無生的義理，看透受想的眞相。以後隱遁於鍾山，終生過著最簡單的生活。

【分析與鑑賞】

外界現象有炫人耳目的五光十色、各種音樂聲響，常常使我們沈迷在表面的現象，不能看透諸法的本質原來是無生無滅。

內在的感受、思想等精神運作，常常使我們忙著運作其中，而忘記反觀自己：這其實是眞如本心所起的各種精神運作。結果是整天享受主人公的好處，却不認識主人公。東坡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正巧妙點出這個狀況。

不能認識眞如本心，衆生活得好似一部全自動的機器人。只有開悟者，才是眞正的活人，因爲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也只有這樣，才能將這部機器的功能發揮到盡善盡美。

古代的修行人，往往在悟道後，棲隱山林多年，甚至終其一生不肯出山。那是因爲，修行從悟道之後才眞正開始，悟境的保任、習氣的遺除、神通的開發，越沒有人事紛擾越容易進行。太急於入世做那度化衆生的事業，往往也是「無生之鴆毒，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

9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天柱崇慧

問：「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

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

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六

【白話新唱】

人問：「達摩還沒來中國以前，中國有沒有佛法？」

天柱崇慧說：「先不要問達摩沒來以前的事，我只問你，現在有沒有佛法？」

回答：「我不明白，請師父指示。」

天柱崇慧說：「萬古長空，一朝風月！」

【分析與鑑賞】

佛法，在此意指禪門心法。達摩沒來以前，中國有沒有禪門心法，已經是過去的事，讓考據學者去傷腦筋。現在的重點是，達摩已經把心法傳下來了，你是否體會了才重要，否則豈不是辜負了達摩一大把年紀還受那萬里跋涉之苦！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是具有文學光采的名句。萬古長空，性空是諸法萬古不變的本質；一朝風月，這些變幻流轉的世間現象卻是短暫的出現。

凡人沈迷在一朝風月，不能體會萬古長空，所以在短暫的世間現象中受盡悲歡離合的折磨。

修道人如果體會了萬古長空，當然可以心無罣礙，可是如果不能掌握一朝風月的本質也是萬古長空，就不能藉變幻流轉的世間現象來巧妙地教化衆生。

只有至人可以同時兼顧萬古長空與一朝風月，眞空不礙妙有，妙有不礙眞空。這樣就能在寂靜無爲的身心狀況下，發揮各種神通妙用，說法如雲如雨。

住於萬古長空，會偏於枯寂，像烏龜縮在殼裏受用自己的安全舒適，卻自絕於猶在迷雲中的衆

生以及森羅萬象變化多端的美。

住於一朝風月，是俗人的行徑，絕大多數人都在紅塵中載沈載浮。

南宋的善能禪師曾說：「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其實，一朝風月是美麗的句子，就像櫻花短暫的綻放令人驚豔，人又何須自尋煩惱去哀歎美的眨眼即過呢？

最後，我要說，現在這一刻存在的一切，既是萬古長空，也是一朝風月。如果你的眼睛夠明亮，這並不是不可及的秘密啊！

10 大通智勝佛

天柱崇慧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

師曰：「曠大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

曰：「爲什麼佛法不現前？」

師曰：「只爲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可成。」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七

【註】＊《法華經》說：「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大通智勝佛爲什麼不能成佛道？成爲禪門學人討論的話題。

【白話新唱】

問：「大通智勝佛是怎麼回事？」（大通智勝佛在此象徵佛性。）

天柱崇慧答：「從很久很久以前，佛性就未曾阻塞封閉過，一直都是明明朗朗，這就是大通智勝佛。」

問：「爲什麼大通智勝佛總是不能成佛？」（爲什麼我不能明明朗朗看到我的佛性？）

天柱崇慧說：「那是因爲你不會，所以不能看到你的佛性。如果你會了，你根本就不在乎有沒有佛性，有沒有佛道可成！」

【分析與鑑賞】

未悟以前，知道有佛法可修，有佛道可成。已悟之後，無佛法可修，也處處都是佛法；無佛可成，也人人都是佛陀。

這眞是弔詭的大秘密！禪宗有本著名的公案集名曰《無門關》，意味著，開悟是一道沒有門可以進去的關卡。沒悟之前，怎麼鑽、怎麼撞都無門可入；可是眞能透入這無門關，你卻發現到處都是門！門門都是解脫門！

11 等我死後再告訴你

徑山道欽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汝問不當。」
曰：「如何得當？」
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七

【白話新唱】

僧問：「達摩祖師從西天到中國，到底傳了什麼來？」
徑山道欽說：「這個問題不妥當。」
僧問：「怎麼問才妥當？」

徑山道欽說：「等我死了以後再告訴你！」

【分析與鑑賞】

有人看了徑山道欽這一式的答話就說：「禪師都是耍嘴皮的傢伙！講了半天什麼也沒說，禪太虛無縹緲了，不如去學些實際一點的東西吧！」

不可否認，禪師在回答問題時，常會遇到沒法表達或無法直說的狀況，因爲學生提出來的問題本來就是虛妄，而且禪自有言語難及的高峻，有時不說還好，一說就離譜了。

所以禪師必須用各種手段，來打斷學生無益的思考習慣，或斬斷學生的妄念，或勾起學生的疑惑，這樣學生才能親自得到答案。

達摩來中國所傳的方法，不是徑山道欽用說的就可以傳給問話的僧人，僧人也不是用發問就可以得到答案的，所以徑山道欽說他問得不妥當。

最後道欽說：「等我死後再告訴你。」是以措辭強烈的方式提醒對方：此事不可說，不可說！請你自己參究吧！

也許有人會質疑：可是禪宗史上，達摩祖師只是對神光說「把心拿出來」，神光就開悟了；馬祖

對大梅法常說「即心是佛」，大梅就大悟了！爲什麼徑山道欽不能也說一句話就讓對方開悟呢？

那是因爲，神光、大梅都已經準備好了，已經到了爆炸的臨界點，只要有明眼人適時一點火就能爆破無始無明。如果還沒到臨界點，必須自己先做好增溫加壓的功夫，否則縱使達摩、六祖現身爲你直指人心，恐怕你也是鴨子聽雷。

還沒準備好的人，禪師只好先刺激刺激他，自己先好好用功吧！

12 住在樹上不危險

鳥窠道林

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

師曰：「太守危險尤甚。」

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

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

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白遂作禮。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六十八

【白話新唱】

鳥窠道林禪師住在一株枝葉繁茂的松樹上，自得其樂，所以人稱鳥窠禪師。

白居易有一回上山來見鳥窠說：「禪師住在樹上很危險。」

鳥窠說：「你住的地方更危險！」

白居易說：「我住在鎮江山，安全得很，有什麼危險？」

鳥窠說：「你誤會我的意思了！你的佛性住在這具身軀裏，整天東想西想，妄念來去不停，這不是非常危險嗎？」

白居易說：「請問佛法的大意是什麼？」

鳥窠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白居易說：「這麼簡單的話，三歲小孩都會說！」

鳥窠說：「三歲小孩雖然說得，八十歲老翁也做不得！」

白居易這才佩服，向禪師行禮。

【分析與鑑賞】

禪師很會在尋常事物上一轉轉到修道層面，例如白居易說鳥窠住在樹上危險，鳥窠立刻話鋒一轉說你的佛性住在五蘊之身更危險！這種敏銳的辭鋒，往往可以達到震撼人心的功效，禪師就有機可趁，可以下手整治這些失靈的機器人。

「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乃是佛法修行的名句，畢竟說比做容易太多，衆生的毛病正是：做得很少，說得很多。甚至什麼都沒做，也能說得天花亂墜。這句話一針見血說中了讀書人的痛處，所以白居易會感同身受，立刻向鳥窠禮敬。

有心學禪的人，須避開口頭禪的歧路。

13 你不知道自己幾歲？

嵩嶽慧安

后嘗問師甲子。對曰：「不記。」

后曰：「何不記耶？」

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

后聞，稽顙信受。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七十一

【白話新唱】

武則天曾問嵩嶽慧安：「禪師今年幾歲了？」

慧安答：「不知道。」

武則天很驚訝：「你不知道自己幾歲？」

慧安說：「放長遠看，人的生死就像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的循環，既然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記得這個軀體活了幾歲有什麼意義呢？

「而且我們的心相續不斷，凡人以爲人死之時生命就中斷了，好像水泡一般破滅，這是錯誤的妄想。人死之時正是下一次受生之時，所以說生命就像無始無終的環，想要在這循環中找出一點來說現在幾歲了，這正是錯誤的妄想啊！」

武則天聽了，點頭表示信受。

【分析與鑑賞】

又是禪師擅於借題發揮的事證，慧安國師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年齡，但是，如果人家問你幾歲就回答幾歲，這不是單調無趣嗎？所以禪師就在平常的問題中，突如其來給一個不平常的回答，這樣才能給僵化刻板的腦子一個意想不到的撞擊！撞擊之後，人才有希望發現新的訊息。

生命是永恆不滅的，只是不斷輪迴。印度人視之爲痛苦，希望能及早打破輪迴的束縛，永遠離開污穢的人間。但中國人認爲人間自有人間的美，不一定要急急忙忙遠離，既然生命是永恆不滅的，

死後還有來生，這生未了的願望來生猶可繼續，不如放慢步調，欣賞大地山河的壯麗，一草一木的風情。只有中國禪師如南泉普願會悠然地說：「我死之後，來生做一頭水牛吧！」

生死既然是無始無終的循環，又真有生與死的分別嗎？

你認為呢？生命是永恆不滅的，亦只有一次

14 佛無境界

降魔藏

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

師曰：「有佛有魔。」

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

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景德傳燈錄》卷四頁七十三

【白話新唱】

神秀問降魔藏禪師：「你名叫降魔，但這裏山精木怪都沒有，那麼你就是魔了？」

降魔藏：「如果你這麼說，那麼這裏有佛也有魔。」

神秀：「你若是魔，一定住於不可思議境界。」

降魔藏：「即使我是佛，也是空無所有，哪來的什麼不可思議境界呢？」

【分析與鑑賞】

降魔藏是神秀的法嗣，師生初次見面，就展開針鋒相對的對話。

神秀說：「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這種從來人的名字引出奇怪的問題，正是用來考驗對方程度的一種技巧。

降魔藏說：「有佛有魔。」意思是，如果你對我的名字很認眞，那麼，就有佛可以降魔，有魔可以被佛降，但我心中已經沒有佛與魔的分別了。

神秀聽他這麼回答，知道來人程度很高，完全不在乎被冠上魔的頭銜，所以換手法給他戴頂高帽子，看看他會不會一被讚美就露出馬脚，故說：「你若是魔，必住不可思議境界！」

降魔藏的悟境十分穩固，不因神秀毀謗他是魔而動搖，也不因讚美他必住不可思議境界而飄飄然，仍然從悟境中說話：「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這樣的悟道者，才眞的是「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15 大廈之材本出幽谷

五祖弘忍

問：「學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

答曰：「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一一長成大物後乃堪爲棟樑之用。故知栖神幽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

《楞伽師資記》，大正藏第八十五冊頁一二八九中

【白話新唱】

問：「修行人爲什麼要住在山中，不在城市？」

五祖弘忍說：「建造大廈的木柱，都從人煙罕至的深山出來，不會在城市生長。因爲遠離人群，在成長過程不會被人用刀斧斫傷，才能順利長成大樹，堪爲棟樑之材。所以修行人要遠離塵囂，辭

謝俗事，在山中培養靈性，眼前沒有五光十色的誘惑，心就自然安寧，這才容易開花結果，修行有成。」

【分析與鑑賞】

隱居未必在深山，重點是真隱，才不會在修行過程略有少得就被人撩撥，做那弘法利生的事業。樹未茁壯就強自出頭，少有不被突來颶風連根拔起。

無論住山或大隱於市，先把自己培植成棟樑之材，再走入紅塵，弘法利生，這是比較厚重的作風。（多少違背了現代人急功近利的潮流吧！）

古人大悟之後，往往入山苦修，遇到人來唯恐避之不及，又向深山更深處。這種古人風式微了嗎？我總是相信，禪門雖然寥落，但是身懷秘寶而不喜外炫的禪者一定大有人在，默默在大街小巷平常生活，遇到樸實渾厚的後生，擇有緣者傳心法與他，好讓禪門一脈不致斷絕吧！

禪者大隱於茫茫人海，宛如深山幽谷中臥虎藏龍，一切隨順因緣。弘法利生，畢竟也是夢幻佛事，世上又有何事值得太認眞？百丈禪師不是說過：「有緣即留無緣去，一任清風送白雲！」

16 思量即不中用

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自去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四八上

【白話新唱】

弘忍有一天集合所有弟子說：「生死是件大事，你們修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只是種種福田，這樣是不行的！自性如果沈迷，再多的福報也不能救你出離生死。你們回去看看自己的佛性，寫個偈子給我，如果明心見性，我就把衣鉢傳你做禪宗六祖。你們快去吧！不可遲疑，不要用思考，眞

正見到佛性的人，每一句話都從佛性流露，即使叫他拿刀劍上戰場，他也不會離開佛性。」

【分析與鑑賞】

弘忍要門人寫個偈子來表現悟境，其實是個可有可無的把戲。以弘忍這種程度的禪師，一眼就可以鑑定弟子的程度，何必再寫偈子呢？所以這是可以不必的把戲。反過來說，如果不叫大家寫偈子，慧能又怎麼會乘機破壁飛騰呢？神秀也會失去公告目前修行到什麼程度的機緣，以後才能更上一層樓。所以這個把戲又不得不上演。

歷史就是由可有可無的事件交織而成。無，則天下太平，有，則多采多姿。

弘忍的告示中，有個重點是，寫偈子不要思量。思量寫出來的偈子是文學作品，就算寫得驚天地泣鬼神也與道不相干；必須字字從佛性流露出來，毫不遲疑，這樣才能眞正顯示悟見。

禪宗到了末期盛行文字禪，飽讀禪典的士子有事沒事就咬文嚼字寫個偈子，連出家人要死不死的時候，也得湊個遺偈有所交代，好像不寫遺偈就不准死。

禪門詩偈以眞爲最高原則，如果再加上精湛文學素養來錘鍊文字，可謂錦上添花。如果兩者不能得兼，寧可眞而不美，不可美而不眞。

17 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

六祖慧能

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

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佛法作。」

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爲堪作佛？」

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三三七上

【註】＊獦獠：對住在蠻荒落後地區人的賤稱。

【白話新唱】

慧能來見弘忍，弘忍問他：「你從哪裏來？你到我這裏，想求什麼？」

慧能：「弟子是嶺南人，我來禮拜和尚，不爲别的，只求成佛。」

弘忍佯裝生氣的樣子罵他：「你是嶺南人，又是獦獠，有什麼資格成佛？」

慧能回答：「人雖然有出身的差別，佛性却沒有差別，我雖然是獦獠與和尚不同，可是佛性有什麼不同嗎？」

【分析與鑑賞】

人的出身各自不同，有男女之別、膚色之別、貴賤之別、種族之別、國籍之別、血型之別……，可是佛性完全相同，任何人都可以成佛，完全平等，這是最偉大的人權思想。

弘忍故意對慧能說：「你是獦獠，有什麼資格成佛？」並不是弘忍有這種偏見，這句話乃是用來測試對方程度，如果對方也被「獦獠」一語鎭住，畏畏縮縮，以爲自己與佛無緣，弘忍可能歎口氣說：「既是獦獠，先搬柴運水打雜去吧！」乃是鈍根也，先讓他修修福氣好了。

慧能却銳利地說：「佛性有何差別？」弘忍立刻知道這人聰穎犀利，全寺沒有人比得上，只好罵他：「不要胡說八道了！到磨坊打雜去！」乃是利根也，先讓他收斂鋒芒，隱跡僕役，免得樹大招風，太快被摧折。

18 何其自性本自清淨

六祖慧能

（慧能）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四九上

【白話新唱】

慧能三更半夜進入方丈室，五祖弘忍以寬大的袈裟遮住不致於讓人看見，為他講《金剛經》，一直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慧能大悟，原來萬法都與自性關係密切，於是對弘忍說出他的感想：

沒想到啊！自性原本是這麼清淨！

沒想到啊！自性原本不生也不滅！

沒想到啊！自性原本具足了一切！

沒想到啊！自性原本就不被影響！

沒想到啊！自性能生出一切事物！

【分析與鑑賞】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剛經》的精義所在。人總會起心動念，解脫者也是一樣，只是解脫者不停滯在念頭上，不停滯在觀念上，像鳥飛過天際不曾留下痕跡。

佛法只不過希望人不執著而已，並不是要人什麼都不能想、不能做，這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凡人則是「有所住而生其心」，對起心動念、言語、概念、思緒產生堅韌的認同，認假爲眞，所以生活在幻相中逃脫不得。

眞能徹底體會這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可與諸佛把手言歡。

慧能言下大悟後，用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來形容自性。自性

即是佛性，本自清淨，所以染污不得；本不生滅，所以非有非無，不可捕捉，不可破壞；本自具足，所以不假外求；本無動搖，所以成佛不會亮麗它，罪業深重不會抹黑它；能生萬法，所以萬事萬物中都能找到自性的秘密作用。

在此特別要注意，前面提過凡夫認假爲眞，故生活在幻相中，自性二字也只是用來描述「自性」而已。不要把自性也認假爲眞，以爲眞的有一個自性在千變萬化，像隻老母雞一樣不但雞生蛋、蛋生雞……創造出宇宙大地，是世界的第一因、宇宙的創造者。禪宗是不談這個的，如果有人詮釋成這樣，只會離禪越遠。

禪重在眞修實證，不尙建立哲學、玄學的理論架構。對解脫者來說，凡有言說，不是多餘，就是不得已，不然就是遊戲一樂也。

19 迷悟一念之間

六祖慧能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五〇中

【白話新唱】

凡夫就是佛，煩惱就是菩提。前一個念頭迷了就是凡夫，後一個念頭悟了就是佛。前一個念頭執著於事物就是煩惱，後一個念頭不執著了就是菩提。

【分析與鑑賞】

凡夫與佛，距離非常小，只是一念之間而已。這一念悟了，就是佛。對佛來說，只不過是念念分明，念念清醒而已，不需要太多事。

《金剛經》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不過是念念不執著而已。更深刻地說，凡夫的當下已經是佛，只是自己不肯認清，不肯相信。人其實不是活在眞實的世界，而是活在自以爲是的世界裏。世界只是一個描述，打破這個描述，就是悟，就是成佛。

打個比方，人本來就像廣大無垠的天空，潔淨明朗，可是人却忘記了自己是天空的事實，却認同於浮雲，因此以爲「我是一片雲」，並且拚命要做流浪的雲，於是煩惱痛苦就來了。只要能打破對自己的描述，不再認同自己是浮雲，就可以發現自己原來是天空的本來面目。

人本來是佛，却認同自己是凡夫，反而以爲佛高不可攀！只有打破認爲「自己是凡夫」的執著，佛的本來面目才會水清魚現。

如果一定要有所執著的話，不如認同「自己是佛」吧！

20 迷人與智者的區別

六祖慧能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五〇中

【白話新唱】

沒有認識眞理的人雖然懂得很多有關眞理的知識，却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有智慧的人則默默修行，外表看來如愚如魯。

【分析與鑑賞】

兩個人同行在黑暗的森林，因不知出路而徘徊終宵。

忽然天空畫過一道明亮耀眼的電光，照徹天地。

一人擡頭看那絢爛的奇景，忍不住讚歎：「啊！多美麗的閃電！紫光、藍光、青光交織而成的異象，只有偉大的造物主才能創造這般美景啊！」他癡迷地看著，忘記了仍在黑漆漆的森林裏找不到出路。

另一人趁閃光照亮之際，看清楚了森林曲折的路徑，他綻放開心的笑容：「我知道如何走出去了！」

21 善知識的指引

六祖慧能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三五〇上

【白話新唱】

菩提般若的智慧，本來人人都有，只因爲凡人被妄念所迷，不能自己看見，所以要假借善知識的指引，使人自己看見自己的佛性。你們要知道，不論賢愚，每個人的佛性都一樣，只是有的迷、有的悟，所以有愚智的差別。

【分析與鑑賞】

蝌蚪在水中拚命游著，他羨慕青蛙既能在水中戲水，又能在岸上跳躍。

青蛙說：「老弟！不必心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現在再怎麼拚命游泳也不會變成青蛙，等你有一天自自然然變成青蛙的時候，你就沒有蝌蚪的所有煩惱了。那時候你就會發現，所有想變成青蛙的熱情與行動，都是沒有意義的。」

命運注定是青蛙，蝌蚪何曾是蝌蚪？

22 佛法是不二之法

六祖慧能

（印宗）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
慧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
能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三四九下

【白話新唱】

印宗問：「五祖弘忍是如何把禪門心法指示傳授給你呢？」
慧能說：「如果說指示傳授是沒有的，五祖只教我如何見性，不談禪定解脫。」
印宗問：「爲什麼不談禪定解脫？」

慧能說：「如果說有修禪定得解脫，就意謂有禪定可修、有解脫可得，就落入了能所的二元對立，這就不是佛法了，佛法是沒有對立分別的不二之法。」

【分析與鑑賞】

二元對立，是人不能回歸眞實的原因。何謂二元對立？即是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就禪定來說，認爲有我可修禪定、有禪定可修，這就是二元對立，使人自眞實孤立出來，變成孤獨的個體。佛法常說三輪體空，以布施來說，沒有布施的人、沒有接受布施的人、也沒有布施一事，也不外乎是打破二元對立。《金剛經》說：「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也是泯除二元對立。

禪宗所說的見性，即是見到二元對立消滅之後呈現的佛性，見到萬事萬物如實呈現的本來面目。

「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是高層次的語言，乃是站在佛法峰頂所說的話。但對於還在往上爬的人來說，仍然必須有禪定可修、有解脫可以追求，才能循序漸進，逼近峰頂，直到最後一階，將禪定、解脫等念頭通通打死，才會躍上顚峰。

佛法有其弔詭的一面，在開悟之前，一切都有；開悟之後，一切都空。

23 這裏就是修行的好地方

六祖慧能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三五二中

【白話新唱】

想要修行的人，不一定要出家，在家裏就可以好好修行了！

在家裏就可以修行的人，就像雖然生活在穢土的人卻心裏都是善念。出家住在寺廟裏卻不修行的人，就像雖然生活在淨土卻心裏都是惡念的人。

只要心是清淨的，你所在之處就是淨土。

【分析與鑑賞】

修行是修正你的心，修正你的行爲。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心的運作，就有身的行爲，那麼就是可以修行的道場了。修行的道場，可以在寺廟的佛堂、齋堂，可以在家裏的廚房、廁所，可以在商業談判的會議桌，也可以在談情說愛的花前月下。

以清淨的心去做一切事，這才是修行的眞諦，而不是在清淨的地方做骯髒的事。

24 坐禪的最高境界

六祖慧能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册頁三五三中

【白話新唱】

什麼叫作坐禪？在坐禪的時候無障無礙，外面的一切善惡境不會令人起心動念，名爲坐；在內見到自性不動，名爲禪。

什麼叫作禪定？在外離一切相，名爲禪；在內心性不亂，名爲定。如果執著外界的相，內在的心性就會混亂；能在外離一切相，在內的心性就能不動。

【分析與鑑賞】

慧能在此將坐禪、禪定提升到第一義諦的境界來談，而不是一般的意思。慧能提示的重點是，對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自性不動、外離相、內不亂，其實談的都是同一回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對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並不是指像石頭木人一樣無知無識來面對外境，而是不起執著的心念。遇緣對境，理當有所反應的仍然要有所反應。例如在路上開車，紅燈就停，綠燈就行，這樣如理而行，心無罣礙，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有人說：「我的禪定功夫很高，可以不生其心，如何？」

當然很好，但切記：應無所住而不生其心，這就更好了。

25 無有頓漸

六祖慧能

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五三上

【白話新唱】

佛法本來沒有頓悟、漸悟這種分別，但是人的根性有的銳利有的駑鈍，所以有些人必須漸進的修行，有些人卻可以當下頓悟。但是無論過程如何，最後都能開悟，自己認識本心，親見本性，就沒有頓漸的差別了，頓漸只是修行過程的假名而已。

【分析與鑑賞】

漸修頓悟，是比較合理的說法。修行的過程，日積月累，漸漸培養，一步一步向前走。但是開悟，都是頓悟，一悟就悟見佛性了。

上上根器的人，言下頓悟。所謂「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從佛法來看，上上根器也是漸修而成。有些人是在此生漸修，由平凡根器提升爲上上根器；有些人是過去生漸修累積的成果，今生來驗收。不過，開悟也有程度深淺不同，許多禪師豁然有省之後，往往錯以爲自己徹悟了，這時候就需要老師或同學的提醒、刺激、問難，讓他自己知道悟得還不夠徹底，才有機會眞正大死一番。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一悟就悟見佛性，爲什麼悟還有深淺不同？」

打個比方，開悟就像見月，初七的月亮跟十五的月亮，一樣發光，却有不同的光度。開悟的人，見到月光了，從此對「什麼是月」再也沒有疑惑了。而未悟的人，從未見過月光，仍會不時疑惑著：「到底月光是什麼樣子？」因而心緒百轉，不能安寧。

雖然不是徹悟，但是見到初七的月亮就足夠了，從此純之又純，十五的滿月必然翩然自現。

也就因爲悟有深淺不同，所以許多古人悟後隱遁山林，目的就是遠離俗事，得以專心致力於深化悟境，不急於出山度化衆生。等到禪心堅固，又何愁沒有衆生可度呢？大禪師雖在深山，眞正有心向道的人仍會披荊斬棘而來。

26 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六祖慧能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爲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爲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

尼曰：「字若不識，焉能會義？」

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

《六祖壇經》，大正藏第四十八冊頁三五五上

【白話新唱】

慧能從五祖弘忍得到心法以後回到曹侯村，人們並不知此事，唯有儒士劉志略非常禮遇。劉志

略有位姑媽出家爲尼，名無盡藏，常常誦持《大涅槃經》，有經意不能明白的地方，她念一遍，慧能就解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無盡藏問他這是什麼字，慧能却說：「我不識字，可是經義任由妳問。」

無盡藏說：「如果你不識字，怎會明白經義？」

慧能說：「諸佛傳授的妙理，與文字無關啊！」

無盡藏聽了既驚奇又佩服，遍告鄉里中德高望重的人說：「慧能乃是有道之士啊！值得大家來供養。」

【分析與鑑賞】

文字只是表達義理的工具，慧能雖然不識字，但他能聽得懂文字所要表達的義理，而且是眞的懂，不是只懂字面意思，這才不簡單。

佛經不過是藉文字來傳達諸佛領悟的妙理，古人言：「得意忘言，得魚忘筌。」領會了文字的妙理以後，就要把文字丟掉了，免得反而被文字所障。

一般學佛人的毛病正是，每個字都看得懂，却不能明白佛經的意思。

倘若有人發現自己確實有這個毛病（能發現自己有這個毛病就不簡單了），我的建議是，暫時把

閱讀、思考的活動停止，找出自己認爲最重要的經文或經偈、語錄，例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類，集中火力，反覆吟詠。不要用理智去思考，要用心去品味，久而久之，它的眞義自然會蹦出來，帶給你莫大的法喜。從此之後，你再來看佛法的經論語錄，必然會有親切感，不再覺得恍如霧裏看花。

另外有人看了六祖慧能不識字却能大徹大悟，就拿來當作護身符，認爲只要一悟之後所有經書自然就看懂了，到時候大家都還要來請教我呢！所以自己也就不將佛經當一回事，甚至看到他人研讀經論，就批評曰：「拋棄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

這樣的人又是另一種極端，粗鄙無文，一肚草包。問他禪法，左顧右盼不敢開口，問他佛學，搖頭晃腦不知所云。

切記！佛法的常軌乃是聞、思、修，總要對佛法有正知正見，再下手修行，來印證佛法是否如實。而不是不聞不思，就埋頭苦幹，搞出一堆與佛法風馬牛不相及的歪理怪論。

筆者就曾經親身遇見號稱閉關苦修多年的大師，擁山頭自重，妙齡比丘尼環繞，在家信衆人山人海，可惜不開口還道貌岸然，一開口全是些奇奇怪怪的道理，連基本的初機佛學都不及格。徒弟却視之爲開悟的尊者，言行非凡夫俗子能管窺，嗚呼哀哉！遇到這等冒名頂替的「佛」教大師，不

禁令人想起趙州的名句：「佛之一字，我不喜聞！」

最後，我想提出一個觀點，一般佛教徒以爲慧能是個不識字的文盲，可能是錯誤的。

慧能的父親曾在南海新州做官，三歲時父喪，母親守寡，專心養育他。我想，在這樣的家風成長，不識字的可能性很小，因爲父親曾經當官，母親一定清楚讀書識字的重要性。

慧能的國文程度也許比不上碩學之士，可是起碼的識字應該是不成問題。以《金剛經》來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字面意思，時下國文程度平平的年輕人恐怕還弄不懂呢！而慧能一聞人誦念《金剛經》，就出現了生平第一次開悟經驗，說他完全不識字似乎不太妥當。

如果我們肯定六祖慧能其實是識字的，這樣來看他說的「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又翻轉出一層新意來了！

佛陀不是曾說：「吾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

同樣的，慧能說：「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兩者正有異曲同工的妙趣！

禪宗講究得意忘言、渡海捨筏，來超越語言文字的束縛。六祖也是「得義忘字」，提醒我們不要死在句下！以爲他是不識字的文盲，豈非辜負了慧能的偉大教化！

27 佛性依然大放光明

南嶽懷讓

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
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
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鑑照？」
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五頁九十二

【白話新唱】

有居士來問南嶽懷讓：「如果把銅鏡鎔鑄成雕像以後，銅鏡原有的光滑明淨跑哪兒去了？」
懷讓說：「當你還是小孩的時候，皮膚光滑細嫩，現在又跑哪兒去了？」
居士又問：「那麼雕像鑄好了以後，爲什麼失去了銅鏡鑑照的功能？」

懷讓說：「雖然不能當鏡子來照，卻一點也不能欺瞞它啊！」

【分析與鑑賞】

居士與禪師的對話，兩人都用象徵語言輕靈地交鋒，像空中飛人不落地面，妙矣！

居士問：「鏡鑄成像後，鏡明哪裏去了？」其實是問：「佛性寄居在四大假合的身體之後，佛性的光明爲什麼看不見？」講白一點，就是問：「人爲什麼不能開悟？」

懷讓不正面回答，反而問他：「童子時的相貌哪兒去了？」以問答問，讓問者自己找出答案，對他更有幫助。

懷讓的反問，意思是：「小孩時的相貌雖然長大後改變了，人却還是同一個人。同樣的，佛性雖寄居在假體之中，佛性的光明從來沒有減少過。」講白一點，就是回答他：「人本來就開悟，哪裏需要再去追求開悟！」

居士又問：「鑄成雕像以後爲什麼不能鑑照？」等於是把第一問又問了一遍，意思是說：「和尚的話我明白了，可是爲什麼還是不能開悟？」懷讓答：「雖然不能鑑照，但也欺騙不得。」意思是：「你雖然還沒開悟，佛性依然大放光明呀！只是你尚未看到而已。」

28 爲止小兒啼

馬祖道一

僧問：「和尚爲什麼説即心即佛？」

師云：「爲止小兒啼。」

僧問：「啼止時如何？」

師云：「非心非佛。」

僧問：「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

師云：「向伊道不是物。」

僧問：「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五

【白話新唱】

僧人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

馬祖說：「爲了止住小兒啼哭。」

僧人問：「止住啼哭以後呢？」

馬祖說：「再告訴他，其實是非心非佛。」

僧人問：「如果這兩種人以外，和尚要如何指示？」

馬祖說：「告訴他，道，什麼都不是。」

僧人又問：「如果開悟的人來請教和尚呢？」

馬祖說：「就教他直接體會大道。」

【分析與鑑賞】

佛無法可說，無衆生可度，但因爲衆生有種種執著，故說種種法來對治。

對於自卑、向外追求、迷失本心的人，就教導他：「即心即佛。」自己的心就是佛心。

對於有很多想法、執著自己就是佛的人，就教導他：「非心非佛。」來驅除「即心即佛」的執著。

對於境界更高明的人，也知道「即心即佛」，也知道「非心非佛」，但仍有心、佛的罣礙，就教導他：「道，什麼也不是。」徹底否定任何藉以探索眞理的知識、概念。

對於已經開悟的人，什麼也不必多說，只要教導他以法爲師，以自爲光，保任他的悟境，擴大生活與悟境的融合爲一。

總括來說，一切可說的法，都只是「爲止小兒啼」。如果有人鑽入佛法多時，感到佛法常自相矛盾，這更顯示佛門的慈悲爲懷，爲啼哭的衆生準備了各式各樣的法門，就像走進超級市場，應有盡有，總是教人找得到適合自己的東西。

29 但莫污染，平常心是道

馬祖道一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爲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一

【白話新唱】

道，是不用修行的，只要不去污染就可以了。什麼叫污染呢？只要是認爲有生死的對立，有可追求的目標，有可修行的方法，通通都是污染。如果你想直接體會道，最簡單不過了，平常心就是道。什麼叫平常心呢？就是沒有造作，沒有是非的分別，沒有取捨，沒有斷、常的見解，沒有凡、聖的差別。《維摩詰經》說：「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道並不遙遠，正當你行住坐臥、

待人接物的時候，通通都是道。

【分析與鑑賞】

平常心是道，是馬祖道一最先提出來的，對中國禪宗影響很大，到了南泉、趙州，更成爲他們禪風的中心旨趣。

開悟的禪師往往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原來佛性本來就有，眞理本來就在，所有的修行並沒有對佛性有所增添，所有的罪惡沈淪也沒有對佛性有所減損。因此，禪師就說，如果佛性本來就有，那何必修行呢？只要不要在佛性之上汚染就好了。

例如玻璃本來就晶瑩剔透，可是人們用手摸它留下了汗漬，才遮蔽了玻璃的光潔。現在只要你不要再去汚染這塊玻璃，玻璃的質地就會呈現了。越想靠修行來見到佛性，就像不斷用手去擦玻璃一樣，反而更弄髒了玻璃。不去汚染，就是無爲，無爲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以無執著的心去做爲，所以無爲才能無所不爲。

對於根器極銳利的人，一句「但莫汚染」就是最高的修行口訣，足以當下頓悟了。

《維摩詰經》說：「非凡夫行，非賢聖行。」就是要打破聖凡的對立。有對立就是有比較，就落入了「造作」、「有爲」，即是污染。所以菩薩契合空性，心中沒有凡聖的執著，只是如此行去，眼中沒有貧富、貴賤、是非、對錯的分別，脚步不斷向前走，濟物利生的格局如虛空一般遼闊。

30 長空不礙白雲飛

石頭希遷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不得不知。」
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
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五九

【白話新唱】

天皇道悟問：「什麼是佛法最深的道理？」
石頭希遷說：「對極了，佛法大意不可不知。」
道悟又問：「怎麼樣才能開悟呢？」

石頭說：「天空如此廣大，毫不妨礙白雲飛翔。」

【分析與鑑賞】

又是表面答非所問，其實意思深深。

佛法大意即是禪心，是不可說的，是以石頭希遷旁敲側擊說不得不知，就是不說出來。

「向上更有轉處也無？」

在石頭眼中，「向上」與「轉處」都是未悟的人在玩的語言遊戲。本無上下，何來「向上」？一切為一，何來「轉處」？

「長空不礙白雲飛」，正是禪無所不在，眞理無遠弗屆。人們再怎麼修行向上也好，墮落向下也好，都宛如逃不出如來佛的孫悟空。無論戒定慧或貪瞋癡，都是佛性偶然化現，它們幕後的主子並無差別。

宇宙留給人們無垠的空間，不管是物理的、心理的、靈性的，人們有多少想像力，宇宙的奇妙都還會再多十倍、百倍。

長空不礙白雲飛，大海豈拒百川匯？

31 都是你自己想的啦

石頭希遷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又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五九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麼樣才能解脫？」

石頭希遷說：「誰綁住你了？」

僧人又問：「怎麼樣才能往生淨土？」

石頭說：「誰弄髒了你？」

僧人又問：「怎麼樣才能永離生死，證得涅槃？」

石頭說：「誰拿生死束縛你呢？」

【分析與鑑賞】

一位新婚不久的朋友，向我抱怨妻子在家沒事，喜歡打電話到公司查勤，使他很沒面子。

我說：「大嫂懷疑你什麼嗎？」

他說：「倒也還好，因爲我幾乎都在公司。」

我問：「那她有沒有因爲你都在公司，就疑心你與公司內部的女同事可能發生進一步關係呢？」

他搖搖頭，說：「還不至於這樣。」

我說：「那你已經十分幸運了！眞正糟糕的狀況還沒找上你呢！」

他露出好奇的表情，我便接口說：「我的朋友奧修的朋友阿丁才眞的可憐！」

每當阿丁回到家，丁太太總有辦法找到題材吵上一架。她是一位罕見的女福爾摩斯，從報紙上一組手抄的電話號碼，就可以瞬間提出二十種可能；從外套上一根六公分長的頭髮，就可以使她相信展開全面秘密搜索的時機已到——從口袋到暗袋，從日記到行事曆，從抽屜到垃圾桶，巨細靡遺，

連阿丁對過丟掉的統一發票，她都曾經發掘出一張中獎二十萬的。

這樣的爭吵持續了十年，有一天，她什麼也找不到了，連一根頭髮也沒有，她反而不再爭吵，開始嚎啕大哭……

阿丁不知所措地望著她，訥訥地說：「相信我，我，我只有妳一個女人，妳現在不是連一根頭髮也沒發現，妳……爲什麼要哭呢？」

丁太太大聲嚎哭，然後說：「我沒想到你的品味竟然變得那麼差，連禿頭的女人你都要……」

阿丁囁嚅了半天，才鼓起勇氣說：「都是妳自己想的啦！我從結婚到現在就沒跟別的女人好過！不過，妳今天終於提醒我了，哈哈，原來禿頭的女人才是我的最愛！」

32 不從諸聖求解脫

石頭希遷

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

《景德傳燈錄》卷五頁九十一

【白話新唱】

修道的人要有鋼鐵般的風骨，寧願永遠做一個普通人，也不會乞求諸佛列祖賞賜開悟。

【分析與鑑賞】

開悟是求不來的，完全要靠自力打下基礎，不是神佛可以賞賜給我們的。

禪，是絕對的自力，在心態上。

是以歷史上的禪者個個風骨凜然，立於千仞壁上，毫無諂曲。

翠巖可眞也說過：「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開悟以後的無著文喜有一回作飯時，文殊菩薩化現於粥鼎之上，文喜竟然舉起攪粥篦便打，並說出尊嚴無比的話：「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

在解脫道上，不必向任何人低頭。

33 飢來喫飯睏來眠

大珠慧海

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

師：「飢來喫飯，睏來即眠。」

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

師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

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律師杜口。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八

【白話新唱】

源律師來問：「您修行還要用功嗎？」

大珠說：「是的，我有用功。」

源律師感到奇怪，用功就是有爲法，已經開悟的禪師怎會這樣，就問：「那您如何用功？」

大珠說：「我啊，肚子餓了就吃飯，累了就睡覺。」

源律師說：「一般人也都是這樣啊，這不是與您同樣用功嗎？」

大珠說：「不一樣！」

源律師問：「差別在哪裏？」

大珠說：「凡人吃飯時不好好吃飯，要添加許多餘興節目才肯吃飯；凡人睡覺時不好好睡覺，腦子裏東想西想，直到累無可累才睡得著。所以大大不同。」

源律師心服口服，無話可說。

【分析與鑑賞】

大珠原本可以回答如何用功說：「無功可用，一切隨緣自在。」可是這麼回答，在源律師的預料中，只能滿足他智性的需要，無法對他有幫助。所以大珠回答出他意料外的答案，讓他「電擊一下」！

於是源律師問他如何用功，大珠又答他一個大出意料的答案：「飢來吃飯睏來眠。」而不是什麼偉大的夢修光明、海印三昧、法界大定等等。大珠的答案其實正是「平常心是道」的另一種說法。既然諸法都是眞如，都是佛性的顯現，無論平常的、超常的、不可思議的，都不出道的範圍，爲什麼人們不能以新鮮的心情來體會身邊事物呢？

正如禪師經過艱苦的修行，從「見山是山」的凡夫境界，突破自性見進入「見山不是山」的諸法性空的境界，再將悟境與日常生活打成一片，回歸平常心是道的「見山又是山」的境界。這「見山又是山」與常人的「見山是山」表面相似實不同啊！因爲禪師確實在平常事物穿越表相看到道的無所不在，常人却爲事物的表相迷住了。

所以同樣是吃飯睡覺，禪師跟常人一樣有著吃飯睡覺的行爲，可是內心是不同的。

禪師是單純在做一件事，當他吃飯時，吃飯就是他此時此刻唯一的行爲，他不需要有電視陪伴、有音樂助興才能吃飯。當然，如果有美好的音樂，增添優雅的情趣，也可以，但僅止於「也可以」，

沒有也無妨。

小孩單純的玩沙，只是在那兒挖沙、聚沙，就獲得莫大的喜悅，這是近似禪境了！但畢竟不是禪境，因爲禪師是充分自覺，完全清醒。

兒童是天眞的，老人也往往是天眞的，但是歷經一生人情世故的磨鍊，老人的天眞與小孩的天眞也是表面相似實不同啊！那種什麼都清楚，但又微笑不言的天眞，是老人以生命錘鍊的精華。

飢來吃飯睏來眠，一切隨緣自在，沒有非如此不可的執著。把眼前的事當作生命唯一的大事，清醒地活在當下，這樣去體會、這樣實行，禪並非遙不可及。

34 哪個不是佛

大珠慧海

有行者問：「即心即佛，哪個是佛？」

師云：「汝疑哪個不是佛？指出看！」

無對，師云：「達則遍境是，不悟永乖疏。」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七

【白話新唱】

有人問：「禪宗說即心即佛，請問哪個是佛？」

大珠說：「你懷疑哪個不是佛嗎？請指出來！」

對方無話可說，大珠開示他：「悟道的人，到處都是佛，無有一處不是佛；未悟的人，到處都沒有佛，就是佛來了也看不到。」

【分析與鑑賞】

行者問：「哪個是佛？」大珠問：「哪個不是佛？」這種反問法有個名堂，叫「回換之回換」，往往使人當下錯愕，忽然心眼洞開，是禪師的語言利器。

「達則遍境是，不悟永乖疏」，實在是悟道者的無奈。因悟人見處處都是道，可是不管如何苦口婆心對未悟的人講說，未悟的人就是無法明白，大道明明在眼前就是看不見、摸不著！

哪個不是佛，與平常心是道，兩者意思完全一致，請讀者體會。

35 不要鑽文字牛角尖

大珠慧海

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哪得落空？」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七

【白話新唱】

法明律師對大珠慧海說：「學禪的人大半都落入虛無的頑空境界。」

大珠說：「你錯了！你才落入頑空境界！」

法明非常驚訝說：「怎麼會呢？」

大珠說：「經論不過是黑墨印在黃紙上，這些紙墨文字都是空相，可是你把這些經論視之爲非常重要的教誨，常常思考、研究，却不去體證，這不就是落入頑空境界嗎？」

法明不是很服氣，又問：「那你有沒有落入頑空境界？」

大珠說：「當然沒有。」

法明問：「你爲什麼不會落空？」

大珠說：「對悟道的人來說，經論的文字都是從智慧流露出來的，乃是道的偉大作用，我們讀經論，直接可以體會道的境界，這樣怎麼會落空呢？沒有悟道的人，拚命鑽文字的牛角尖，不但看不見道，反而老死在文字的陷阱呢！」

【分析與鑑賞】

落空是指修行人沒有體悟正確的法，誤以爲無念就是最高的心法，一切事物的本質都是虛無。這並不是佛法所說的空性，它的流弊會形成冷水泡石頭——心是非常寂靜，沒有一絲雜念，却也失去了活力，像一顆停滯不動的石頭。

而體悟空性的人，心是寂靜的，卻能寧靜如龜，也能奮迅如獅，足以發出無窮的力量。

大珠說：「大用現前，哪得落空？」體悟空性的人，善用一切事物，即使是貪瞋癡淫怒都可以用來救人度人；落空的人，則死守空寂之境，生怕一有作爲，就捲入生死流轉中。

36 不是謗佛就是謗經

大珠慧海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

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

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

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

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

無對。（下文見〈如何得大涅槃〉）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七

【白話新唱】

有數位法師來拜見大珠慧海說：「有個問題想請教，不知您願意回答嗎？」

大珠說：「諸法宛如映照深潭上的月影，本就虛幻不實，你們既有問題，請任意問吧！」

問：「如何是佛？」

大珠說：「你站在清澈的水邊，看見了自己清晰的倒影，那不是佛還有誰呢？」法師們聽了只覺茫茫然。

過了許久，又問：「您說什麼法來度人？」

大珠說：「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法師說：「你們參禪人都是這副調調。」

大珠反問他：「大德！你說什麼法度人？」「我講《金剛經》。」大珠說：「講過幾次？」「講過二十多次了。」

大珠問：「《金剛經》是誰說的？」

法師很不滿意地高聲說：「你眞是戲弄人！誰不知道《金剛經》是佛陀說的！」

大珠說：「《金剛經》說過：『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所以你不可以說《金剛經》是佛陀說的。可是如果你說《金剛經》不是佛陀說的，則是毀謗經典。因此，說《金剛經》是佛說，則是謗佛，說《金剛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說看，《金剛經》到底是誰說的？」

法師們啞口無言。

【分析與鑑賞】

大珠和尚是禪師中少見的擅長以邏輯分析理路來折服人，像這段話中他運用雙刀式論法，令來者兩邊碰壁，只得無話可說，十分精采。

《金剛經》是誰說的？從世俗諦來看，是釋迦牟尼佛說的；從第一義諦來看，無人說法也無人聽法。

大珠巧妙運用第一義諦與世俗諦的混淆，問說：「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不管對方答是如來所說或不是如來所說，都會犯下謗佛或謗經的過錯。

若對方也嫻熟邏輯，大可回答：「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讚歎如來；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是讚歎本經。」所以不論佛說或非佛說都對。

若對方再高明些，可以回答：「戲論耳，不足掛齒！」或者不答而反問大珠，讓大珠自己回答。

只是，對一個未見性的人來說，他知道自己不論如何巧妙回答，總是文字知解，不是從自己的證量抒發出來，是故沈默無對，這至少是一個忠於自己的行爲。願意在眞理之前臣服，已經具備最基本的道心。

37 如何得大涅槃

大珠慧海

（承上文）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哪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

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

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

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是諸法如義。」

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哪得未是？」

師曰：「大德如否？」曰：「如。」

師曰：「木石如否？」曰：「如。」

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

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

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

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問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

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〇七

【白話新唱】

過了一會兒，大珠又說：「《金剛經》說過：『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你說說看，哪個才是如來？」

經過剛才大珠的問難，法師們都服氣了。謙遜地說：「某甲在這個問題上却迷去了。」

大珠立刻見縫插針說：「從來就沒有領悟經文的意思，還說什麼却迷去了！」

法師說：「請禪師開示！」

大珠仍不說，淡然道：「大德講過二十多回《金剛經》了，卻連如來都不認識！」

法師一聽，立刻禮拜，說：「還請禪師慈悲，開示我們。」

大珠看他們確實誠心誠意來問法，不是挑戰問難了，就開示說：「如來就是諸法都是如的意思，還記得嗎？」

法師連忙說：「是的，是諸法都是如的意思。」

大珠又說：「既然諸法皆如，那麼大德是不是如呢？」

法師說：「經文說得清清楚楚，怎麼不是如呢？」

大珠說：「大德，你如不如？」

法師說：「如。」

大珠說：「既然你是如，與木石也是如是否相同？」

法師說：「沒有兩樣，完全相同。」

大珠這才說：「那麼大德與木石有什麼差別嗎？」

法師又沈默不語，苦思良久，才問：「如何能證得大涅槃？」

大珠說：「不造生死業。」

法師問：「什麼是生死業？」

大珠說：「想求大涅槃就是生死業，捨棄污垢追求清淨就是生死業，有得有證就是生死業，有方法可以修行就是生死業。」

法師說：「既然如此，怎樣才可以解脫？」

大珠說：「本來就沒有束縛，根本就不需要問如何解脫！當下就在運用，當下就是解脫，這是最高的法門了！」

法師說：「像您這樣偉大的禪師，眞是世間少有！」禮拜致謝後才離去。

【分析與鑑賞】

大珠問：「阿哪個是如來？」等於是問：「如何是佛？」或「何爲祖師心法？」

對方回答：「某甲到此却迷去。」大珠立刻否決他：「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目的就是要逼對方將過去所學卸下，不要讓佛經變成開悟的罣礙。一切從零開始，宛如此時此刻才開始學佛，保持最新鮮的心情、空白的心靈。

法師請大珠指示，大珠仍不肯說，又指出對方講了二十多遍《金剛經》，却連如來一義也未透徹，

逼得對方再度禮拜，表達聽法的誠心，大珠這才肯說。

讀者勿以爲大珠和尙擺架子！如果不可與之言而言，這就失言了，徒浪費力氣，更增添對方的迷惘，甚至對甚深禪法起了瞋恨不信之心！如果對方眞正是爲法而來，不惜一切代價就是要尋回本來面目，禪師必定掏心挖肺，恨不得頃刻就令他逍遙自在！

如，這字非常玄妙，用白話來說，如就是本來面目，諸法都以本來面目呈現，萬事萬物都自己在說話，這就是「諸法如」。

大珠問他：「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法師說：「無二。」可是當大珠問他：「大德與木石何別？」法師的腦筋又短路了！因爲法師又被第一義諦與世俗諦的混淆考倒了！

從第一義諦說，諸法如，一切事理平等，無有高下；從世俗諦說，一切諸法各各有差別相，於焉構成多采多姿、美不勝收的宇宙萬象。

「大德與木石何別？」從第一義諦看，無別不二；從世俗諦看，不但大不相同，而且各有各的妙。

以下的問答，述說佛性無修無證的理趣，大珠其他談話提過數次，不再贅敘。

38 蛇化為龍，不改其鱗

大珠慧海

身口意清淨，名為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為佛滅度。喻如瞋時無喜，喜時無瞋，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為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三

【白話新唱】

修行人如果身、口、意都清淨，就是佛出世；如果身、口、意不清淨，就是佛滅度。就像人發脾氣時沒有喜悅，喜悅的時候就沒有脾氣，其實都是一個心。並非有不同的心，能夠體會這個道理，就能解脫煩惱。解脫煩惱的人並非變成另一個人，如同蛇變成龍，並未改變身上的鱗片，當人一念大悟成佛時，並未改變原本的面貌。切記！佛性本來就清淨，不需要修行才清淨。認為佛性是必須

修鍊、可以證得的人，都犯了增上慢的大毛病。

【分析與鑑賞】

增上慢是指「認爲自己已經證得聖果，其實並未證得」的人，例如宣稱自己證得阿羅漢果，自以爲高人一等，而輕慢他人，其實只是一個沒有自知之明的糊塗漢。又如釋迦牟尼佛正準備講《法華經》時，有五千名比丘認爲自己已經證得妙果，不需再聽《法華經》了，就離席而去，便稱之爲「五千增上慢比丘」。但《法華經》裏却指出這些比丘只是自以爲證得妙果，其實並未證得。

在此，大珠慧海將增上慢引申爲：佛性本來清淨，毋須修行，如果有人認爲必須修行才能證得佛性，這人即是增上慢。換言之，凡是認爲自己證到佛性的人，就是增上慢，因爲佛性是無修無證的。

《維摩詰經》裏，天女散花之後回答舍利弗的問話，令舍利弗稱讚不已，問天女說：「何所得？何爲證？」天女答：「我無得無證，故證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爲增上慢。」大珠一定讀過這段經文，故引用之。

「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是句名言了！成佛是認識心的眞面目，

是心成佛，不是外相成佛。《金剛經》說：「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如果有人見了雲門文偃禪師，看他是跛腳漢就起慢心，那就當面錯過了一位高明至極的禪師了。

在開悟者眼中，不管是蛇是龍，都能超越那層鱗皮，直接見到眾生的佛性。

39 三教同異論

大珠慧海

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

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四

【白話新唱】

問：「儒家、道家、佛家，這三種教理到底是不是說同樣的東西？」

答：「這要看什麼人來用。氣量廣大的人來用，都同樣可以發揮大作用；根器淺薄的人看到什麼就執著什麼，就會認爲儒、道、佛各說各話，都不一樣。儒、道、佛的教理，其實都起源於人人相同的佛性，只是彼此依不同的角度、立場而說出不同的話。人們在接觸這些道理以後，是越來越

迷還是越來越悟，由他自己決定，關鍵不在儒道佛是同是異。」

【分析與鑑賞】

修行體驗越淺的人，往往爲了各各宗教的高低深淺互相爭得頭破血流。可是任何攀登宗教頂峰的人，却欣喜於天下一切河流盡匯歸於大海，無言讚歎！懂得用藥的人，左右逢源，盡大地都是藥；不懂得用藥的人，再好的藥也會變成毒。悟道的人，向蒼穹說：「森羅萬象許崢嶸！」一草一木一沙，都宛如佛陀莊嚴！我相信，當佛陀、老子、孔子相會時，一定是把手言歡，而不是三人開起辯論會來，辯得臉紅耳赤。

而且，他們會欣賞彼此不同的說法，各各顯示了眞理不同層面的美，更加惺惺相惜。

40 沈默之後更精采

大珠慧海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

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

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

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語言。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六

【白話新唱】

有位專門研究《維摩詰經》的法師問：「《維摩詰經》中諸菩薩分別敘述不二法門，最後維摩詰

默然無言，文殊菩薩讚歎是眞入不二法門，這默然無言是最究竟嗎？」

大珠說：「不是究竟！如果這是究竟，此經應該就到此爲止了，爲什麼還有第三卷呢？」

法師思考良久才說：「請禪師爲我說未究竟的旨意。」

大珠說：「《維摩詰經》的第一卷是介紹佛與諸菩薩、聲聞弟子出場，然後維摩詰居士呵斥十大弟子說法不究竟，沒有深徹空義。第二卷是諸大菩薩分別述說如何入不二法門，以言說來詮釋不可言說的道，文殊菩薩進一步說『一切法，無言無說』，維摩詰居士則不以言語來說，也不以『無言無說』來說，直接默然，等於是替諸大菩薩的說法做圓滿的總結。第三卷，維摩詰居士大顯神通從香積佛國取來香飯，注意！在默然之後，還有大機大用的現起啊！」

【分析與鑑賞】

《維摩詰經》是一部處處充滿禪機的經典，深受禪師喜愛。雖然維摩詰居士是虛構的，並非歷史人物，可是此經精采至極，以致維摩詰居士鮮活獨特的形象活在千年以來中國人的心上。唐朝名詩人王維，字摩詰，正是因此而來。

維摩默語如雷。雖然默然，却像雷吼一般響徹法界，徹底展現眞理的不可言說。

體悟眞理之後，神通力用必伴之而來，因此可以大做佛事，以巧妙的技法度化種種不同的衆生。

禪師一般是不談神通的，因爲在修行的次第上，如果把神通的開發置於無漏智慧之前，往往會成爲悟道的障礙。而無漏智慧現起以後，神通亦會隨之現起，更能無私地運用神通。如果有神通而沒有無漏智慧的指引，易落入以神通滿足私欲如名聞利養、高人一等的慢心，這個陷阱坑殺修行人的慧命多矣！

41 誰有罪

大珠慧海

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辜？」

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八

【白話新唱】

問：「有人坐船時，船底行駛過程刺殺了水底的螺蜆等生命，那麼是人有罪還是船有罪？」

大珠說：「人與船都無心殺生，所以都沒罪；反而是你有罪，因爲你執著有罪的觀念。例如颱風來時，大樹被吹倒把人壓死了，是颱風有罪？還是大樹有罪？這根本是荒誕的問題。既沒有做者，也沒有受者，哪來的罪呢？世界這麼大，如果不開悟，無非是受苦的超級大刑房啊！」

【分析與鑑賞】

罪，是人類的概念遊戲。耽溺在概念遊戲的人，會覺得罪是非常具體的，所以會認眞追究是船有罪還是坐船的人有罪，乃致推而廣之，為人類各種行為定下深淺有別的重罪輕罪。

禪師知道諸法如幻，罪只是人類無中生有的概念，所以會對發問的人說：「人、船都無罪，是你有罪的執著，你才有罪！」

佛經曾說：「以無著心行善惡皆無咎。」意思是，若人以無執著的心，不論是作惡或行善，都沒有過錯。

即使是一般人認為是惡事，而人以無執著的心來做，連一點罪也沒有。

相反的，即使是一般人認為是善事，而人以執著的心來做，善事做越多罪過反而越大！因為使你離解脫之路越遠啊！

如果衆生不能體會一切的事件當中，實無做者與受者，那這個充滿天災人禍的世間，不正是一座超級大刑房嗎？

認眞追究起來，如果罪的定義是將衆生推入三界火宅的力量，那麼我們確實有罪，這個罪就是

自性見。佛法有個名詞叫「薩迦耶見」，也就是我見，認爲有一個眞實的我存在，例如人從少到老，往往以爲自己沒有變化，却不知自己其實是念念生滅。自性見、薩迦耶見、我見，都表達相同的意思，即是於無常的實相投射出一個虛幻的常在不變的本體來執著，藉以發展人的一生的悲歡離合與種種文化活動，這才是人的原罪吧！

42 心有靈驗非經

大珠慧海

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

曰：「不信。」

曰：「若是，靈驗傳十餘卷皆不堪信也。」

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七

【白話新唱】

法師問：「有人說持誦《般若經》功德最多，您相信嗎？」

大珠說：「不相信。」

法師說：「那麼厚達十多卷記載持誦《般若經》而有許多殊勝感應的靈驗傳，都不足以相信了。」

大珠說：「不是這樣。活著的人穿著孝服，往往會夢見死者來相會，可是你把孝服披在一具白骨身上，白骨會夢見死者來相會嗎？關鍵在人，而不在孝服。同樣的，再偉大的經典，不過是黑墨印在黃紙上，紙與墨都是本性空，怎麼會有靈驗呢？注意啊！持誦經典確實會有靈驗，是因爲持經的人用心，所以才會出現各種感應。如果持經人不用心去體會、去思維，只是把經擺在桌子上，沒人管它，這樣它還會有什麼靈驗嗎？」

【分析與鑑賞】

這段對話的重點是「心有靈驗非經」。

醫學界曾經發現「安慰劑」的趣事，曾有醫師錯給了一些毫無藥效的糖錠給病人吃，沒想到竟然把病給治好了！醫師大惑不解，研究了好久才弄清楚，原來是病人相信「醫生開的藥可以治好我的病」。他吃下了自己認爲的藥，果真把病治好了，其實呢，是自己的信心治好了自己的病。

一切的力量來自心，最高明的能量直接取自我們的心。

層次越低的能量，就要透過越多的儀式、僞裝，才能取得。

佛經，眞正的目的是藉由佛陀的指引，使我們看見自己的心，從自己的心流出無限的智慧，成爲與佛陀同一個鼻孔呼氣的人。而不是永遠遵從佛陀的指令，亦步亦趨，變成佛經的奴隸。

佛經是工具，透過人的誦讀、思維，引發潛藏在心的智慧力量，而値得珍惜。

43 誦經的眞諦

大珠慧海

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

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

曰：「不可離文字語言別有意耶？」

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說。」

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

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義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頁五八九

【白話新唱】

僧人問：「爲什麼您不贊成誦經？」

大珠說：「就像鸚鵡學人說話一樣，牠雖然模仿得非常像，却一點也不明白話中的意思。佛經是傳達佛陀的意旨，如果沒有領悟佛陀的意旨而只是誦讀經文，這就是鸚鵡學舌罷了，所以我不贊成誦經。」

僧人說：「難道誦經的人不能體會文字語言以外的意思嗎？」

大珠說：「你這麼說固然很好，但也是像鸚鵡學舌，你自己並未體會語言之外的佛意。」

僧人說：「爲什麼我這麼說不行呢？」

大珠說：「哎！你要仔細聽了！佛經曾經明明白白說：『佛陀所說的是義理不是文字，衆生所說的都是文字不是義理。』能夠眞正明白義理的人，就會超越文字語言的表相。衆生是非常奇怪的，義理是文字所要傳達給人的，人們却一頭鑽進文字堆裏。所以覺悟的人得意而忘言，明白了道理就把經文放一邊去了，正如捉到魚了就可以丟掉捕魚的竹器，循著兎子的足跡捉到兎子就不必再管兎跡了。」

【分析與鑑賞】

禪師講究頓超頓入的開悟心法，看事情都從第一義諦，不拖泥帶水。

誦經當然是一件好事，可以平靜心情，可以殺時間，可以感染佛的慈悲智慧。但在禪師眼中，這並非開悟的直接手段，同樣的寶貴時間，可以發揮更大的功效。

當誦經變成一種慣性，往往會讓頭腦平靜，這種平靜對妄想紛飛的凡人是好的；可是這種平靜對參禪人不利，因爲參禪需要活潑的心靈，蘊蓄龐大的活力來爆破無明疑團。

如果是一邊誦經，一邊提起慧力，反覆觀照思維經文的眞意，這就不是自我催眠式的誦經，也不是鸚鵡學舌的誦經。這種方式是參究式的誦經，不必一口氣讀完整卷經，或許你花了半天仍在反覆琢磨其中的一句半偈，這樣，就與參禪類似了。因爲這麼做，目的就是抉出文字中的佛意，是一種有效的開悟技巧。

任何宗教都一樣充滿許多飽讀典籍之士，但是眞理如果讀完書就能獲得，從佛陀以降的祖師就毋須那麼辛苦修行了。

一部經典，如果你能眞懂其中一兩句關鍵語，那就足以使你與佛同行。

44 見過於師，方堪傳授

百丈懷海

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黑。」

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

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

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一四

【白話新唱】

有一天，百丈懷海對弟子們說：「佛法不是小事，想眞參實悟，必須付出努力與代價。老僧過去曾經兩度向馬祖參究禪法，被大師一喝，總算眞正明白了佛法大事，却被這一喝震得三天三夜耳

聾眼黑！」

黃檗聽了這麼激烈的開悟過程，不覺吐舌，百丈說：「你以後恐怕不能繼承馬祖的禪法喔！」

黃檗說：「不然，今天聽了師父講古，讓我得見馬祖的大機大用，但是我還不認爲馬祖有多了不起。如果我只以繼承馬祖爲目標，以後我的法子法孫一定死得乾乾淨淨，一個也不剩！」

百丈一聽，十分歡喜，眞是有志氣的好徒弟，就說：「你說得一點也沒錯！見地能跟師父一樣好，固然不錯，卻使師父的名聲打了對折。一定要見地比師父更高明，這才能顯出師父的偉大！這樣的弟子才足以傳授他禪法啊！你很有超越老僧的作爲，將來大法要靠你弘揚後世了！」

【分析與鑑賞】

黃檗眞是豪氣干雲，正所謂「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馬祖是他的師祖，他固然欣賞馬祖，卻也不以馬祖的成就來囿限自己。開悟的人，心中再也沒有權威了，再偉大的佛、祖師所留下的行誼，只能參考，不需要依樣畫葫蘆，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所以他大膽說：「若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

在黃檗門下，出了臨濟禪師，開創綿延長遠的臨濟宗，並非偶然。

百丈也是一位偉大的禪法教育家，他無私地希望弟子比老師更高明，眞是愧煞世間多少偷藏一手的小氣老師！

眞正的大師，莫不希望弟子成熟後，趕快趕他們走，讓他們也獨立成大師，而不要老是跟在身邊不長進。

45 從不飢餓的人

百丈懷海

（百丈懷海）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

《景德傳燈錄》卷六頁一一五

【白話新唱】

百丈懷海告訴大家：「有一個人，常常不吃飯，可是肚子也不會餓；有一個人，整天從早到晚吃不停，可是肚子也吃不飽！」大衆聽了，無言以對。

【分析與鑑賞】

百丈懷海的話，理解並不難，眞懂則要眞修實證。這吃整天也不飽的人與不吃也不餓的人，都是佛性的趣味形容。佛性是絕對的，超越言語名相所能形容，也不是相對的概念所能比擬，所以如

果把佛性擬人化以後，不能以飢、也不能以飽來形容他。飢與飽，是現象界的有爲法，是相對的概念，佛性超乎其上。

衆人無對，也許是不能領悟百丈的話，但無言以對也無妨，因爲若以任何形容詞加諸佛性，也是謬誤，更招來百丈一頓打罵呢！當年六祖慧能曾經問弟子說：「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居然出列回答說：「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結果呢，慧能立刻訓了他一頓：「已經告訴你們無名無字了，你還用本源、佛性來形容它！」

46 獨坐大雄峰

百丈懷海

問：「如何是奇特事？」

師曰：「獨坐大雄峰。」

僧禮拜，師便打。

《指月錄》卷八頁一三一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麼樣是奇特的事？」

百丈說：「開悟的人，獨自坐在大雄峰上！」

僧人禮拜，百丈就打。

【分析與鑑賞】

「獨坐大雄峰」，何等雄渾的氣勢！開悟的人，眼中不再有高低貴賤聖凡的區別，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與佛平起平坐，興來與諸佛菩薩共飲一杯茶，說那滿天細雨，點點雨珠盡皆圓滿。

「獨」字在此用得好，開悟者往往是孤獨的，因為開悟者活在實相的世界，凡人活在表相的世界。雖然開悟者置身鬧市裏，潮水般來去的人群却完全不能分享實相的世界，所以開悟者往往是孤獨的。永遠只有極少數的人，能獨坐大雄峰！

●

僧人禮拜，若說他言下悟了，既然兩人都獨坐大雄峰，佛佛平等，何須禮拜？該打！若是未悟，何須禮拜？表示有禮貌、有教養嗎？虛僞、多餘、都是葛藤，也該打！

百丈這一打，可眞是慈悲！如非太慈悲，還懶得出手哩！

47 不異舊時人

百丈懷海

未悟未解時名貪瞋，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只異舊時行履處。

《指月錄》卷八頁一三七

【白話新唱】

還沒有開悟，認淸自己的本來面目之前，人們將來去不受控制的念頭稱之爲貪、瞋；開悟以後，知道這些念頭不過是佛性的顯現，無善也無惡，不需要以貪、瞋的名詞來污染，這樣的明白就是佛的智慧。

所以說，開悟以後，並沒有變成另外一個人，只是不再重複過去的陳腐行爲而已。

【分析與鑑賞】

貪瞋癡是佛性的顯現，甚深般若智慧也是佛性的顯現，從第一義諦來看，都是佛性的遊戲三昧而已。

修行不需斷貪瞋癡，一斷就失去了生命活力。修行只需要滴溜溜一轉，將貪瞋癡的力量轉為智慧，這樣四兩撥千斤，省力異常。

有人問：「我很容易被小事情惹火，脾氣很大，連我自己都被嚇到了！該怎麼消除我的脾氣？」

心理學家可能會建議他：人都有情緒，只要發脾氣時選擇無害的方式就好了，例如寧可摔枕頭而不要把拳頭打在別人臉上。脾氣不可壓抑，壓抑只會造成未來更劇烈的問題。

憤怒是一種巨大的力量，當人憤怒時，他會發現別人害怕、對他讓步，於是他找到一種證明自己的尊嚴，或控制他人的手段。

這就是**力量的誤用**。

心理學家勸人抒發情緒，以不傷害他人為原則，算是較佳的處理手段，卻是**力量的浪費**。

從禪的觀點，讓你憤怒的龐大力量是來自佛性，這股力量誤用了可以使你變成憤怒的獅子，用對了可以讓神志異常清醒敏銳，甚至直入悟境。君不見，許多禪師擅於挑起弟子的情緒力量，逼他們瞥見佛性！

情緒的力量，遠比理智強上一萬倍。

正當情緒生起時，你所要做的，只是冷靜地看著情緒的生起，淸醒看著它如何變化。就是這麼簡單。剛開始，你會覺得不能忍受，那股力量循著各種情緒的管道而**漏失**已經根深蒂固了，你必須辛苦一段時間來調整。只要你成功一次，這股力量**無漏**了，你會驚訝於你的神志這麼高度醒覺，你彷彿以全新的眼光來看嶄新的自己。

所以經常大發雷霆之火的人有福了！你們是有力量而不知利用的富翁乞丐。

從此停止多餘的情緒、多餘的脾氣，止住了這股力量的漏失管道，你會發現，原來你擁有一種高等能量。

正如黑煤與鑽石同樣是碳的同分異構物，會修行的人知道黑煤與鑽石的本質都是碳，所以他可以把廉價的黑煤轉化爲晶瑩剔透、光華四射而又價値連城的鑽石！而凡夫却無知地拿鑽石當作黑煤來燃燒，謂之暴殄天物！

這樣一來，就較易理解《圓覺經》說的：「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爲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眞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宮皆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

48 虛妄藥治虛妄病

百丈懷海

一切言教只是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個個是實語；治病若不瘥，個個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顚倒故。爲病是虛妄，只有虛妄藥相治。

《指月錄》卷八頁一三九

【白話新唱】

所有的言說與教理，只是爲了治病而已，衆生有種種不同的病，所以有種種不同的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原因在此。

眞實的言語可以治病，只要能把病治好，不管說什麼都是眞實的言語。如果不能治病，不管說什麼都是虛妄的言語。

如果病治好了，還把言語牢牢把住，那麼實語也會變成虛妄語，因爲使人成見在心了。相反的，語言本質是虛妄的，可是用得好，可以斷除衆生的顚倒，這樣就是眞實的言語了。

衆生的病本來就是虛妄的，只有用虛妄的藥才能治癒。

【分析與鑑賞】

所有的言語都是虛妄的，只是，衆生活在虛妄世界，若能用得善巧，虛妄的言語正好可以治療衆生虛妄的病，這就是以毒攻毒了。

一整部佛教大藏經，無非是一堆虛妄文字拼湊而成。怎奈，衆生就是需要這些虛妄文字來指引，才能找到通往眞實的津渡。只要能幫助人走向眞實，粗言穢語三字經也都是神聖的佛經。

《五燈會元》卷十一記載，寶壽和尚參禪很久都不能突破，師父告訴他：「你就去大街小巷閒逛吧！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

寶壽和尚就整天在街上溜達，有一天，兩個粗人在路旁爭吵，越吵火氣越大，其中一個忍不住就一邊出拳一邊大罵：「你這傢伙眞不要臉！」

喝！寶壽和尚當下大悟。

49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百丈懷海

（百丈懷海）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遍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

《五燈會元》卷三頁五十七

【白話新唱】

百丈懷海凡進行勞務時，一定搶在衆僧之前先做，到了他年老時，仍然如此，執事僧不忍心他老邁還這麼辛苦勞動，偷偷把他的工具藏起來，請他休息，這些事讓後生來做就行了。百丈說：「我沒什麼德行，怎麼可以讓別人代勞呢？」所以他曾說過：「一天不勞動，就一天不吃飯！」這句名言流傳千古。

【分析與鑑賞】

百丈懷海根據中國國情的實際需要，制定了「百丈淸規」，做爲禪僧聚集的叢林規矩。爲了實行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改變了從印度傳來的不可農耕的戒律，要求全體禪僧一律從事勞務。這是具有開創性的制度改變，使禪院成爲獨立的道場，不需要信徒的供養。

百丈既是淸規的制定人，他自當以身作則，難能可貴的是到老仍堅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著實令四體不勤的現代人慚愧。

從修行的角度來看，勞動其實是很有助益的。人是由身與心組合的，一定程度的需要花力氣的勞動，可以訓練身體的協調性，在勞動中掌握身體運作的流暢。

例如劈柴，如何以最省力的方式達成呢？牽涉到如何握刀、如何控制柴刀的運動軌跡、如何拿捏力道的大小、如何目測適當的距離、如何控制呼吸……，雖是小事，仔細推敲起來，道在其中矣！因爲這一切都與「心法」息息相關。

懂得劈柴之道的人，動作流利輕靈，劈一整天也能樂在其中；不懂劈柴的人，既浪費力氣，效率也差，也容易弄鈍柴刀。

如果一個開悟的人，做起勞務來笨手笨脚，動不動打破碗盤、弄傷手脚，那是荒謬不可能的，他的開悟值得懷疑。

現代人的工作，用腦多，花力氣的少，這是必須注意的微細之處！如果有可能，找份常與大自然接觸的差事，需要勞動流汗的，或許會更逼近開悟之無門關。

如果不能換工作，至少從家居的刷牙、洗臉、掃地、刷馬桶、洗衣、燒飯……，觀照你的動作開始吧！

50 魯祖面壁

南泉普願

（魯祖寶雲）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僧道向佛未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恁麼地，驢年去！」

《景德傳燈錄》卷七頁一一九

【白話新唱】

魯祖寶雲平常看到有僧人來參訪他，就面壁而坐。

南泉普願聽說了，就說：「我常常用各種方法來開導參禪人，還很難得到一兩個人開悟，寶雲這麼搞法，門兒都沒有！」

【分析與鑑賞】

魯祖寶雲面壁，在已悟的人眼中，果然是「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高明得很！可是在未悟者眼中，一頭霧水！

對程度還不夠的人，却說太深的法，是說法者的過失，也就是不能因材施教——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啓悟，是一門學問，有原理有技巧。開悟的人，如果不能廣學多聞，包羅各般啓悟手法，不能稱得上是禪師，只是自了漢而已。

難怪後來的羅山和尚說：「當時若見，背上打他五棒！」

51 隨流去

大梅法常

（大梅法常隱居於山中）時，鹽官會下一僧入山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曰：「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

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

又問：「出山路向什麼處去？」

師曰：「隨流去。」

《景德傳燈錄》卷七頁一二六

【白話新唱】

大梅法常得法後，隱居在山中。有一回，鹽官會下的僧人入山採老藤做拄杖却迷路了，錯有錯著來到大梅的庵子。

僧人問說：「和尚在山裏住多少年了？」
大梅說：「只看到山巒青了又黃。」
又問：「出山的路要怎麼走？」
大梅說：「隨著水流去吧！」

【分析與鑑賞】

平常的對話，禪師提升爲大道流行。
隨流去！順著山溪的流向，自然可以出山。
可是，這也是悟道者的心境，隨著因緣之流漂去吧！沒有自我的主宰，任憑因緣流轉，到哪裏，哪裏就是涅槃，隨處都是極樂世界。
隨流去，了無牽掛！

52 誰能見道

東寺如會

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景德傳燈錄》卷七頁一二七

【白話新唱】

有僧人問：「道在哪裏？」

東寺如會說：「道就在眼前。」

「爲什麼我看不見？」

「因爲你有我執，所以看不見。」

僧人又問：「我有我執所以看不見，那和尙看見了嗎？」

東寺如會說：「有我執也有你執，怎麼樣也不能看見道！」

「那如果沒有我執沒有你執，可以見道嗎？」

「沒有我執也沒有你執，那麼是誰要見道呢？」

【分析與鑑賞】

有一次，媽媽帶小明去隔壁街的阿花嬸家收會錢，阿花嬸客氣地說：「吃過飯了嗎？留下來一起吃頓便飯吧！」媽媽客氣地說：「吃過了！謝謝！不打擾了，再見！」阿花嬸又客氣地說：「眞的吃過了嗎？不用客氣喔！」媽媽堆滿笑臉說：「眞的吃過了，不跟妳客氣。」然後用力一拉正垂涎餐桌上那尾醋溜鯉魚的小明，一陣風似的離開了。

小明問：「媽！我們還沒吃飯呀，妳怎麼說吃過了？」

媽媽正在想，要怎麼解釋大人的禮貌客氣話給未滿六歲的小明聽呢？小明又問：「媽！妳還說眞的吃過了！難道，眞的吃過了就是其實沒吃嗎？」

媽媽歎了一口氣，大人的世界怎麼跟小孩說呢？

東寺如會也是歎了一口氣，哎！悟道者眼中的世界怎麼跟未悟的人說呢？

僧人雖然知道，有我執使人見不到道，可是，「沒有我執能不能見道？」並不是一個「可以」的答案就可以了。東寺如會如果簡單地告訴他「可以」，於佛理並無過失，可是，這樣只是滿足了僧人知性的需求，却對他的開悟毫無幫助。

所以東寺如會反問他：「沒有我執時，是誰要見道？」再丟出一個問題，讓僧人去參。

而這個答案，並非東寺如會可以說給他聽懂的，必須僧人自己來了。

正如小明漸漸長大以後，總會領悟到，阿花嬸也心知肚明媽媽與小明都沒吃過飯，可是她們却在虛假的語言之外，達成一種人際間的默契，這種默契，六歲的小明即使想破頭也不會明白的。

53 目前有物

歸宗智常

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

《景德傳燈錄》卷七頁一二八

【白話新唱】

過去的前輩修行人不是沒有知解，他們見地高超，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

你們現在的人，不能以法爲師、以自爲光，虛度了寶貴的時光。

諸位！不要錯用心！開悟這事，沒有人可以代替你，也沒有你可以用心的地方。不要從別人那裏尋求開悟，你如果把別人的話背得滾瓜爛熟，東西還是別人的，一旦要你用自己的話來說，你還

不是口吃難言？

大道就在眼前，之所以看不見眼前的光明，正是你的眼睛被東西遮住了。

【分析與鑑賞】

《列子》記載了一個故事：

從前齊國有一個人想錢想瘋了，他走進銀樓，抓了一把金子就跑，很快就被聞訊而來的捕快逮到了。

人們問他：「光天化日之下，眾目睽睽，你怎麼敢公然搶金子呢？」

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在搶金子的時候，眼中只看見金子閃閃發亮，哪裏還看得到人呢？」

是的，眼睛被貪婪遮住了，除了金子，什麼也看不見。

同樣的，眼睛被我執、欲望、概念所遮，除了眞理，什麼都看見了。

54 無久住此

藥山惟儼

（馬祖道一吩咐藥山惟儼悟後可住山去。）

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

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指月錄》卷九頁一七二

【白話新唱】

馬祖道一吩咐藥山惟儼：「你已經悟境堅固了，可以去獨當一面，住持一座道場。」

藥山說：「我什麼也不是，哪能去住持道場？」

馬祖說：「不是這樣的。這個世間是無常的不停變化，沒有常常行動而不住下來，也沒有永遠

住下來而不行動的。你眞的去做有益世人的事其實也無人受益，你眞的想做些什麼其實也沒什麼可做——本著這樣的心情，才會做出大的佛法事業。去吧！你應該做衆生的船筏了，度他們到彼岸，不要在這裏住太久了。」

【分析與鑑賞】

好的老師要懂得在適當的時機趕學生走，當學生可以獨當一面了，就立刻讓他去獨當一面，他才能學習更多，同時幫忙更多的人。

所謂「一燈燃百燈」，一個好老師可以教好一百人，就不簡單之至了。歷史上能做到這樣的教學成果的，馬祖是屈指可數的第一位。

點燃了一盞燈，就要讓這一盞燈再去點其他未燃的燈。

只有愚蠢的老師才會喜歡被一群愚蠢的徒弟包圍，好來證明他們比他更愚蠢。

55 莫諂曲

藥山惟儼

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
師曰：「莫諂曲。」
曰：「不諂曲時如何？」
師曰：「傾國不換。」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六五

【白話新唱】

僧人問：「修行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什麼？」
藥山惟儼說：「不要委曲奉承。」
僧人問：「能做到這樣又如何？」

藥山說：「這就是佛了！拿全國財寶來也不換的。」

【分析與鑑賞】

諂曲，就是以不實的話來奉承他人，使人開心，俗話拍馬屁是也！

凡是不如實的話，違背眞相的話，即是諂曲。

對修行人來說，以爲有佛可成，有道可修，有法可學，有人可度，有涅槃可證……，即是對眞理的諂曲，因爲佛、道、法、人、涅槃等等全部是人們無中生有、揑造出來的概念。

莫諂曲，即是以如實的態度對待宇宙。

56 閉嘴最好

藥山惟儼

僧問：「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

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只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景德傳燈錄》卷十四頁二六六

【白話新唱】

僧人說：「我一直不能開悟，請和尚指示。」

藥山惟儼看了他很久才說：「我現在開口爲你說一句話並不難，如果你能夠一句話聽完就開悟了，那還不錯。就怕你聽到耳裏不斷去思考推理，那就是我害了你！所以，不如你我現在都把嘴巴閉上，免得互相陷害。」

【分析與鑑賞】

有位老員外爲兒子辦婚禮時，賀客盈門，熱鬧非凡，可是他卻在酒席上歎了一口氣：「唉——」

友人聽了，覺得很奇怪，就問他：「爲什麼歎氣呢？」

員外說：「唉！今天賀客雖多，可是該來的都沒來。」

友人一聽，臉上微微變色，旁邊幾個人一聽，立刻拂袖而去。

員外愣了一下，才說：「唉！不該走的反而走了！」

友人臉色大變，又有數人馬上推開椅子走出會場。

這時這一桌只剩下唯一一位忠實的友人了。

員外滿臉無辜地說：「唉！我又不是說他們。」

友人聽入耳裏，終於忍不住一拍桌子，說：「那就是說該走的是我了！」

然後起身離去，留下禍從口出的員外，獨自面對滿桌美酒佳餚。

藥山惟儼非常清楚對方還不到可以一語道破的階段，所以他寧可什麼也不說，免得重蹈老員外的覆轍。

57 佛性就在這兒

鵝湖大義

（鵝湖大義）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

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

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

帝默契眞宗，益加欽重。

《五燈會元》卷三頁六十七下

【白話新唱】

鵝湖大義在唐憲宗面前，問衆僧說：「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大家都回答不出來，他就自己回答了。

他先舉從前唐順宗問尸利禪師說：「大地衆生怎樣才能見性成佛？」尸利說：「佛性如同水中月，見得到却捉不到。」

然後鵝湖才對唐憲宗說：「佛性隱藏得非常巧妙，可是修道人一定要見到佛性，那麼，如何能撈到水中月呢？」

唐憲宗被撩起了興趣，就問：「到底什麼是佛性呢？」

鵝湖大義說：「佛性就在陛下這一問之中了。」

唐憲宗隱隱約約有些領悟，對鵝湖大義更加欽重。

【分析與鑑賞】

這則對話的關鍵在「不離陛下所問」這一句了。佛性雖隱藏得十分巧妙，却也無時無刻不在顯露蹤跡，皇帝可以問問題，推究本源，正是佛性的奇妙作用。

所以，「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標準答案當然是：「不離行住坐臥。」

不過，馬後砲無益，仍須勤苦一參才是！

提醒你，使你想參禪的背後是什麼？

58 暗寫愁腸寄與誰

大同廣澄

僧問：「如何是六根滅？」
師云：「輪劍擲雲，無傷於物。」
問：「如何是本來人？」
師云：「共坐不相識。」
僧云：「恁麼即學人。」禮謝下去。
師云：「暗寫愁腸寄與誰？」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三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六根的作用都停止了，這是什麼樣的境界？」

大同廣澄說：「就像用劍刺天上的雲，一點兒也沒有東西可以去傷害呢！」
僧人又問：「佛性是怎麼回事？」
大同說：「佛性與你坐在一起，你却認不得。」
僧人高興地說：「那麼我知道了，佛性就是我！」禮謝而去。
大同廣澄歎口氣說：「佛性豈是這麼容易讓你認得呢？唉！這番心事，有誰能知呢？」

【分析與鑑賞】

僧人誤會了，以爲平常意識即是共坐不相識的佛性，於是認爲自己領旨了！
正如「平常心是道」，也讓不少人錯以爲平常的這個心意識就是佛性，從此可以「飢來吃飯睏來眠」。却不知，在平常心之前要先走過不平常的修行歷程，才能攀越高峰，重回平地。
原點的「見山是山」，與走完一圈重回原點的「見山又是山」，表面相似實不同，這就不是淺根的人分辨得出來的。
難怪大同廣澄要感慨地說：「暗寫愁腸寄與誰？」

59 如夢相似

南泉普願

陸亘大夫向師道：「肇法師甚奇怪，道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三五

【白話新唱】

陸亘向南泉普願說：「肇法師也眞是奇怪，竟然說：『萬物同根，是非一體。』」

南泉沒有正面回應他，却指著庭院前的牡丹花說：「陸大夫！現在的人看見這朵花，彷彿在夢中一般。」

陸亘一臉茫然，摸不透南泉的意旨。

【分析與鑑賞】

很明顯的，陸亘不能理解肇法師的悟見：「萬物同根，是非一體。」因爲這與常識的見解違背。人在作夢時，夢境是那麼眞實，以致於在夢中隨之或喜或怒或哀或樂，直到夢醒了，才會發覺只是一場夢。

夢醒之前，是那麼眞實；夢醒以後，是那麼虛幻。

同樣的，悟道者也是夢醒的人，他會發現原來未悟道的人都在作夢。而還在作夢的人，常會覺得夢醒的人好奇怪！

這個世界，畢竟作夢的人多，清醒的人萬中無一。所以夢中人永遠可以找到大批同類支持自己是正常的，那些清醒的人反而是異類、是瘋子！

南泉普願巧妙地譬喻，肇法師的悟道見解在陸亘眼中，猶如常人夢中看花一般，不能看出花的本來面目。

當你發現身邊的人跟你一樣正常時，注意，這就證明你還在夢中。

當你驚訝地發現身邊的人都在作夢，那就有點意思了。

60 空中有一珠

南泉普願

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
師云：「斫竹布梯空中取。」
僧云：「空中如何布梯？」
師云：「汝擬作麼生取？」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三六

【白話新唱】

僧人問：「天空中有一顆寶珠，該如何取得？」
南泉普願說：「去砍竹子做梯子，爬到天空拿。」
僧人又問：「天空怎麼能放梯子？」

南泉反問他：「不然你想怎麼拿？」

【分析與鑑賞】

有時候，我們要想一想，僧人問這奇怪問題「空中珠如何取得」，究竟問的是什麼？爲什麼要這麼問？他想得到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是問：怎麼樣能明心見性？怎麼樣能開悟？

他希望，禪師給他一個指引，一個敲擊，能夠閃現一星火花照亮黑暗的心靈。

往往在敲擊的過程中，那不知何時出現的悟境會倏忽而來，令人喜從天降。也許敲擊一萬遍，也迸不出一星火花，可是，如果不敲擊，絕對是無希望。

對禪師來說，並非每個學生都到達了靈性爆炸的臨界點。那已到臨界點的學生，輕輕點撥，就滿天火樹銀花；那未到的學生，還需加溫加壓。

禪師有時也會試著出手，看看是否可以幫助學生加速逼近臨界點，所以，明知不太管用，還是慈悲地多說了些話、多做了些動作。

當然，生活總有輕鬆的一面，更何況，禪師的精神狀況一向維持著既警醒又輕鬆的品質，有時

逢場作戲，與學生說說笑笑，也是常有的。

具有幽默感的禪師，尤其能在詼諧百出的言語中暗藏凌厲機鋒。

空中有一珠，是比喻佛性。

南泉說：「砍竹布梯空中取。」是順著比喻說下去。

關鍵點出現了，竹梯如何憑依在虛空中呢？

答案是不能。

所以南泉反問：「不然你要怎麼取珠？」意思是取珠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利根的人，到此就該悟了！

僧人猶毫無頭緒，只好繼續加溫加壓了。

哎！天邊的星星看得清晰，眼前的睫毛反而視若無睹。

61 終無所吝

西園曇藏

一夕有群盜，犬亦口銜師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一四一

【白話新唱】

有天晚上，一群盜賊光顧西園寺，曇藏禪師的靈犬機靈地銜他的衣服，警告他有賊入侵。曇藏就對盜賊說：「茅舍裏面只要有你們喜歡的東西，通通拿去吧！絕不吝惜。」盜賊聽了這話，感動慚愧，不敢再偷東西了，向曇藏禮敬後各自散去了。

【分析與鑑賞】

擁有「無我」，才是宇宙中第一富翁，只有「無我」才是任何人無法掠奪偷盜的。

要想成爲大富翁的第一步，是先把自我棄如敝屣。

有一個擁有無數金銀珠寶的富人，當他登上金錢的高峰後，開始感受到內心無法塡補的空虛、寂寞。

他變賣一切財產，匯聚成一袋價值連城的鑽石，然後揹起這袋鑽石環遊世界，他宣布：任何人可以指引他找到永恆的快樂，他將獻上這袋鑽石。

他走遍千山萬水，見過一個又一個大師，但是沒有人能給他永恆的快樂，甚至連一個比醇酒、美人再強烈一級的快樂也沒得到。

直到有一天，一位再度令他失望的大師，告訴他：「有一位隱姓埋名的超級大師，就住在海邊的木麻黃樹叢下，我相信，如果這位超級大師也不能滿足你，你的旅行可以結束了。」

富人揹起那袋沈甸甸的鑽石，奮力向海邊行進，直到日將西沉，彩霞滿天，他終於見到了在木麻黃樹下打坐的無名聖人——鶴髮童顏，雙目炯若寒星，不愧是聖者風範！

富人虔誠地跪下來說：「可敬的大師！我來這裏只爲一個目的，只要您能指引我找到永恆的快樂，這袋富可敵國的鑽石全都是您的了。」

富人作夢也想不到，這位年紀一大把的老頭子身手這麼敏捷，一把抓了那袋鑽石就迅速跑走了！富人又哭又叫跟著跑，一直跑到天色已黑，繁星閃爍時，富人還遠遠落後一百多公尺。

富人一邊喘氣地跑，一邊想：「完了！完了！我一生的財富都被人搶劫了，現在我是一個窮光蛋，以後我會變成乞丐！」他越想越害怕，竟然激發出驚人的潛力，越跑越快，三兩下就逼近無名聖者了。

沒想到無名聖者東繞西繞，一眨眼就消失在濃密的海邊叢林內。

啊！富人徹底失望了，他嚎啕大哭，發出有生以來最淒厲的哀號，失魂落魄地蹣跚而行，棲息林間的海鳥紛紛被他驚人的哭聲嚇飛了。

無名聖者躡手躡脚潛行到富人前方，將那袋鑽石放在樹下，然後躲在樹後觀察。

三分鐘後，富人哭哭啼啼來了，忽然，在月光的照耀下，富人看見那袋鑽石了。他止啼爲笑，一把將鑽石擁在懷裏，過度的情緒衝擊，使他喜極而泣，又啜泣了數聲，喜悅的淚水不爭氣地滾下好多顆。

這時，無名聖者從樹後現身，問他：「先生！你現在快樂嗎？」

富人說：「啊！我的快樂無與倫比！」

阿彌陀佛！

富人還是跟原來一樣，他的鑽石沒多一顆也沒少一顆，但他現在卻置身快樂天堂！

那麼，現在富人是不是該獻出這袋鑽石呢？

62 吃飯啦

金牛和尚

（金牛和尚）自作飯供養衆僧，每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曰：「菩薩子！喫飯來！」乃撫掌大笑，日日如是。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四二

【白話新唱】

金牛和尚躬自作飯來供養僧衆，每天到了中午吃飯時，他將飯桶擡到齋堂前，然後一邊跳舞一邊唱道：「菩薩們！來吃飯啦！」

然後拍掌哈哈大笑，每天都一樣這麼做。

【分析與鑑賞】

吃飯啦！

佛陀說法四十九年，所要傳達的佛法就在這親切的平常話表露殆盡了！

契會於法中，是莫大的喜悅，是以金牛和尚日日撫掌大笑，直至如今笑不休！

有一回，筆者與友人到一間饒富幽趣的茶坊品茗，偶入廁所，見門上寫道：「觀瀑樓」，我會心一笑，佛陀的聲音彷佛在耳邊響起。

63 今天天氣不太好

洞安和尚

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
僧云：「不知。」
師云：「我卻記得。」
僧云：「今日是幾？」
師云：「今日昏晦。」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四二

【白話新唱】

僧人在旁侍立，洞安和尚問他：「今天是幾號？」
僧人說：「不知道。」

洞安說：「我却記得。」

僧人說：「今天是幾號？」

洞安說：「今天天氣不太好。」

【分析與鑑賞】

這位侍僧也非等閒之輩，他立刻聽出洞安和尙問今天是幾號，其實問的正是如何是佛這一類的機鋒語句，如果回答：「今天是初一。」這就觸犯機鋒了。所以他答不知道，表示不可說也不可知。侍僧的回答，算是消極的防守，勉強可得六十分。

然後洞安和尙技癢，也要提槍上陣了！他根本不理今天是幾號，只是說：「今天天氣不太好！」表面上看，是風馬牛不相及。

其實，是從根本來解消問題，否定問題的存在，而關心諸法的眞實面目，這就是禪的超越力。許多女人也有意無意掌握到些微的皮毛，例如，男士問：「請問小姐芳齡？」只有乳臭未乾的小女生才會老實回答：「今年二十有六。」高明一點的女人會指著一旁的花說：「你看！這朵薔薇美麗嗎？」

64 兩邊都碰壁

水老和尚

問：「如何是沙門行？」

師云：「動則影現，覺則冰生。」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四五

【白話新唱】

問：「怎麼樣才能開悟呢？」

水老和尚說：「才動一個念頭，幻影就出現了；才有一念覺悟，就被冰凍住了！」

【分析與鑑賞】

這問答極為精鍊，涵攝了一個重要的修行秘訣：「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起一念要修行，就出現了有道可修、有法可悟的幻相；起一念我已開悟，就被一個新的執著冰凍住了，自由不得。

那麼，怎麼辦？總是要起心動念啊！

是的，只是如此行去，莫投射概念，莫賦予意義，應生無所住心！

否則，左右皆碰壁，永遠找不到出路。

65 龐蘊遺言

龐蘊

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

《景德傳燈錄》卷八頁一四七

【白話新唱】

龐蘊臨終時說：「希望世間人呀，能把自以爲實有的執著空掉，千萬不要把本來空無的視爲實有。這個世界，就像影子一樣虛幻，像聲響一般刹那就消失了，沒有什麼可貪取的。」

【分析與鑑賞】

「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是龐蘊臨終留下的名言，也是禪門重要的心法。

修行人要克服的老毛病，即是無中生有的認知模式，也就是不要在諸法的本來面目上有所增添。

有一個人在沙漠旅行，他又飢又渴，半昏半醒之際，他來到一株如意樹下，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這株如意樹可以讓樹下的人有任何的念頭都可以立刻心想事成。

而他並不知道。

他心想：「要是現在能有一顆紅西瓜剖來吃，該有多棒！」

才一動念，眼前就出現一顆大西瓜，他驚喜萬分，三兩下把西瓜掏盡吃光了！

這時，他又想：「如果現在能夠來一客海鮮總匯披薩再加上一碗玉米濃湯，該有多好！」

才一動念，眼前果然出現香味濃烈的食物，他三兩下狼吞虎嚥完畢。

這時，他不渴不餓了，腦筋也恢復清醒了，他心想：「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我一動念頭，東西就出現了！這是一場夢，還是魔鬼在作祟？」

才一動念，淒厲恐怖的魔鬼形像立刻在四周出現……

他心想：「完了，完了！魔鬼會殺死我……」

才一動念，他果然撲倒在地，一命嗚呼哀哉了。

這個故事，就是人們被煩惱與痛苦牢牢束縛的精確寫照。這一切，都是人們「實諸所無」，不能安分於如如之境的下場。

66 不可以佛求佛

黃蘗希運

一念離眞皆爲妄想，不可以心更求於心，不可以佛更求於佛，不可以法更求於法。故修道人直下無心默契，擬心即差，以心傳心，此爲正見。愼勿向外逐境爲心，是認賊爲子。爲有貪瞋癡，即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六六

【白話新唱】

只要一念離開眞實，這就是妄想。所以，不可以心來求心，不可以佛來求佛，不可以法來求法。修道人，當下停止妄念，就與眞實默默契會了，如果想起心動念來契會眞實就錯了。也不要向外面的境界去尋找、追逐心的眞相，如果以爲外面的境界是自己的心，這就是認賊爲子，大大錯了。

因爲人有貪瞋癡，所以佛才制立戒定慧來對治。

可是呢，煩惱本來就是人們自己搞出來的，當然也沒有菩提了。

【分析與鑑賞】

祖師曾說：「佛說一切法，爲除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

一旦人們明白了，原本以爲自己是貪瞋癡具足的凡夫，必須勤修戒定慧，全都是自己以爲的。那麼，既無貪瞋癡可斷，也無戒定慧可修，當下就認清了眞心，知道自己就是佛，就是法，諸佛菩薩與一切衆生都同一大涅槃性，這即是頓悟法門。

生活是平常的，人們往往渴望出現一點奇蹟，却不知，自己存在的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奇蹟。只要願意將向外張望的眼睛轉向內心，就會看見最奇妙的事正在發生。

67 靈覺性

黃檗希運

此靈覺性，無始以來，與空虛同壽。未曾生，未曾滅，未曾有，未曾無，未曾穢，未曾淨，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無方所，無內外，無數量，無形相，無色像，無音聲。不可覓，不可求，不可以智識解，不可以言語取，不可以景物會，不可以功用到。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六六

【白話新唱】

黃檗禪師在《黃檗傳心法要》中說：「我們人人本有的靈覺性，從無始以來，與空虛一樣萬壽無疆。這靈覺性即是佛性，未曾出生，也未曾死亡，未曾有，也未曾無，未曾穢，也未曾淨，未曾喧鬧，也未曾靜寂，未曾年輕，也未曾老化。沒有占據空間，沒有內外可分，不可以用數來數，沒有形體，沒有顏色，沒有聲音。找也找不到，求也求不到，不能以知識來理解，也不能用言語來形

容，也無法拿現實事物來比擬，也不是用功修行就能見到它——而即使如此，也從未遠離我們。」

【分析與鑑賞】

《黃檗傳心法要》是由居士裴休的聽法筆記整理而成的，可以說是黃檗禪師晚年禪法大成之後的文字撰述，具有極大的價值，被收錄在《景德傳燈錄》卷九之後。

裴休序言說：「其言簡，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學徒望山而趨，睹相而悟，往來海衆常千餘人。」

黃檗確實是一位獨特不群的禪師。

這段開示，算是禪師較少見的對佛性的直接表達，值得多多吟詠，默默體會。

68 整天吃飯，沒吃到一粒米

黃檗希運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

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麼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力！此門中千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爲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指月錄》卷十頁一九八

【白話新唱】

問：「怎麼樣才可以去除分別心，不再有聖凡的對立，眞正獲得開悟？」

黃檗希運說：「當一個人可以做到，整天吃飯却沒咬到一粒米，整天走路却不曾踩到一片地，

那麼，這人已去除了我相、人相。雖然他每天也處理許多事務，但並不被外境所迷惑，這就是自在人。

「然後再向前邁進，在每一時每一念不見一切相，不被時間的過去、現在、未來所束縛，內心安然不動，外行任運瀟灑，這樣才稱得上是解脫。

「努力呀！這事並非等閒，一千個修行人裏頭有三五個人到此地步就非常難得了，如果不好好努力，總是逃不過業力的逼迫啊！」

【分析與鑑賞】

「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這句話乍聽之下，十分離奇，也令人錯愕！

其實是綜合世俗諦與第一義諦的表達，產生文意上的突兀。

終日吃飯與終日行，是世俗諦的表達，是「有」的表達法。

未曾咬著一粒米與未曾踏著一片地，是第一義諦的表達，是「空」的表達法。

兩者結合在一起，顯示了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蘊藏了解脫的甚深理趣。

掌握這樣的表達手法，就能迅速理解「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實未說一字」或「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這等難解的法語，像「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的經文，也能迎刃而解。

所以現代禪師大可說：「我遊歷世界各國，却連台北也沒走出一步。」或者，「談情說愛百千回，却沒見過半個女人。」

唯須注意，勿流於口頭禪伎倆，要由證量抒發出來才算數。

69 大唐國裏無禪師

黃檗希運

（黃檗希運）上堂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笑殺他人！總似與麼容易，何處更有今日？汝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

時有僧問：「只如諸方見今出世，匡徒領衆，爲什麼却道無禪師？」

師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

《黃檗禪師宛陵錄》卍續藏第一一九册頁八三九下

【白話新唱】

黃檗希運說：「你們這些傢伙，都是酒囊飯袋，如果沒有掌握心性的秘密，這樣到處去尋訪名師，實在會笑死人呀！如果這麼容易，今天就到處都是禪師了！你們要知道，中國這麼大，却沒有禪師呀！」

這時，有僧人質疑說：「現在各處都有大禪師出世，率領弟子修行，您爲什麼說中國境內沒有禪師？」

黃檗說：「禪是有的，只是沒有好老師！」

【分析與鑑賞】

「大唐國裏無禪師」，這句話可以有不同層次的理解。

世俗層面的第一層次，中國境內沒有禪師，在黃檗當時是錯的，當時確實有很多禪師。

第二層次，中國境內眞的沒有禪師，如果，禪師的定義非常嚴格，必須要像馬祖那樣既有深徹悟見又有高超教學手法的話，這樣的禪師古往今來也出不了幾位。

第三層次，是「禪師」一辭的自我演繹，也就是說，禪雖普遍在森羅萬象，但也不是禪師所能傳給弟子的，弟子仍然必須自修自悟，所以有「禪者」沒有「禪師」。

猶如佛陀的遺訓：「自依止，法依止，莫餘依止。」

至於從第一義諦來看，大唐國裏無禪師，是點出了禪師亦復如夢幻泡影的空義，若是這樣，不但中國無禪師，古今中外也無禪師，連佛教教主也無，徹底殺殺殺，一切都要超越！

如今且不管以上分析，平實一句話：禪是有的，只是沒有好老師，教凡人們從何下手呢？萬兩黃金常有，禪師難求，今天，富裕的年代，更是如此！

70 數的錯覺

黃檗希運

裴相公問師曰：「山中四五百人，幾人得和尚法？」

師云：「得者莫測其數，何故？道在心悟，豈在言說？言說只是化童蒙耳。」

《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卍續藏第一一九冊頁八三二下

【白話新唱】

裴休問黃檗禪師：「山中跟著您修行的人有四、五百位，多少人得法呢？」

黃檗說：「得法的人不計其數，爲什麼？大道貴在內心的了悟，不在於言說。言說只是引導程度還在幼稚園的人而已。」

【分析與鑑賞】

本來，裴休只是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跟著黃檗修行的人有幾個開悟？

可是，黃檗清楚地看到，即使在如此簡單的問句中，也暗藏人們不知不覺的錯覺。這些錯覺，人們習焉而不察，禪師却不能放過，所以黃檗開始小題大作——大題小作容易，小題大作非有眞功夫不可——開悟的人莫測其數，意思是，沒辦法去計算有多少人開悟，這是什麼道理？

數目，一二三四五六七，乃是錯覺的產物。在錯覺的世界中，一二三四五六七是眞實的，人們可以應用數學建立起複雜的學問，並且起發巨大的作用。

可是在另一個層面，數目根本是錯覺。你能算得出有幾個開悟的人嗎？在錯覺中，可以；在明覺中，不行。

衆生是一體，八十億佛皆是一佛，在這樣的境地中，連一都不可得，何況有二三四五六七……？

黃檗接著說：「道在心悟，豈在言說？」

言下之意就是，裴休呀！你別管有幾人得法，與你何干呢？你早一點開悟，才是最重要的！

絕對的正確，與絕對的錯誤，都是荒謬的，必須決定於由哪一個層面來說。

71 不受一塵，不捨一法

溈山靈祐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五〇

【白話新唱】

溈山靈祐說：「一個契入實際眞理的人連灰塵大小的執著也不會有，可是現實世間的各種修行、待人接物的道理却一條也不會捨離。」

【分析與鑑賞】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即是絕對的超越境界，猶如《金剛經》所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萬行門中不捨一法，即是雖然已體悟諸法如夢如幻，可是該做的事、該行的善、該積的德，仍

是如此行去。

南懷瑾先生曾提過：

我當年去看傳鉢老和尚，這個老和尚與虛雲、能源爲當年大陸的禪宗三大師。我一到，老和尚趕緊煽風爐、燒茶。我說：「師父啊，不敢當，不要燒水了。」老和尚說：「你不懂，你們是客人，我是主人，萬行門中不捨一法，理當給你們燒水。」

這是老一輩的行徑，每一點都要注意到。

72 頓悟後的修行

潙山靈祐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

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

《指月錄》卷十二頁二一八

【白話新唱】

僧人問：「頓悟的人，還要不要修行？」

潙山靈祐說：「如果眞的頓悟，自然會明白，說修與不修，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只不過，剛剛因緣際會而開悟時，雖然體悟了法性空寂，但是，無始劫以來累積的習氣不能立刻清除乾淨，所以要教他清淨這些不時浮現的業習，這就是悟後起修了。除了這個，沒有其他可以修行的了。」

【分析與鑑賞】

悟後，並無修行這一「妄念」了，但並不表示在外人眼中沒有修行的行徑。例如，一個本就習慣誦經、拜佛、念佛的悟道人，可能照舊誦經、拜佛、念佛，外在的行徑未必會更改，只是內在的運作不一樣了。

兩者的差別，或者可以這麼說，悟前無論如何總會或多或少「有所爲而爲」，悟後就能保有純粹的「無所爲而爲」——不過，其精純度並非百分之百，還要透過逐漸觀照之漸修來增益。

悟前，不論生性如何灑脫，隱隱約約還有一分不安、緊張；悟後，不論受到外在什麼壓力，內在總有輕鬆、自在的基調。

一般人往往會樂觀地以爲，一悟之後一了百了，從此天下太平！

簡單地說，以一般人所能感受到的煩惱、痛苦來說，確實開悟會造成這樣的功效。

只不過，以生命進化、靈魂發展的歷程來看，開悟雖然是踏出了非常重要、非常巨大的一步，可是啊！宇宙是這麼神秘，生命是這麼繁美，仍然有非常多的前頭風景逐步呈現。

即使是開悟的人，也是永不止息地學習新的課程。

73 潙山牛

潙山靈祐

（潙山）上堂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云潙山僧，喚作什麼即得？」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五二

【白話新唱】

潙山靈祐上法堂對大衆說：「老僧死了以後，就要到山下做一頭水牛，左脇寫著：我是潙山。這時候，如果你說我是潙山，那我偏是一隻水牛，你說我是水牛，偏偏我又是潙山，那麼，你們應該叫我是什麼才對？」

【分析與鑑賞】

溈山靈祐拐了一個彎，來說明佛性與色身的關係——即是在我們現存的身心中，佛性宛然，只是未悟之人懵懂無知而已。

比如說吧，人人皆是佛，衆生的佛性與諸佛毫無兩樣，那麼，你說癩皮狗是佛，可是他偏偏是癩皮狗，可是你說癩皮狗是癩皮狗，他又偏偏是佛——這即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其實，說牛或說溈山，說癩皮狗或說佛，都還隔了一層獸皮呢！

感覺一下，那種瀟灑勁兒，毫不在乎是溈山僧或水牯牛，好像玻璃珠與夜明珠都只是彈珠一般好玩而已——這是禪者特有的自在。

74 莫存知解

平田普岸

（平田普岸）謂眾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五五

【白話新唱】

平田普岸禪師對大眾說：「修道人一旦見到了佛性，就永遠放射著智慧的光芒，再也不會沈迷了。但是切記！你們既然有心參禪，就要把腦袋裏的知識見解全部放下，不要把好好的一顆頭變成醬缸。」

【分析與鑑賞】

人，必然會有知識與見解，已經輸入腦海中的知解是不可能丟掉的。

莫存知解，即是放下知解，而不是放棄知解，去做一個文盲、無知無識的愚人。放下，不是放棄；不執著，不是不要。

知識與見解，佛陀所擁有的比誰都更多，但因爲佛陀不爲知解所縛，反而可以善用廣博的知解。而凡夫爲知解所縛，反而自障悟門。

我忽然想起一個故事。

一群求道者來到聞名天下的蘇大師道場，發現道場金碧輝煌，極盡奢華。這批人就默默告辭了，輾轉尋訪到一位素以苦行守貧而聲譽遠播的菲大師，在菲大師身邊，除了一個瓦缽，和一條座墊，其他一無所有。

求道者說：「我們讚歎您無人能及的簡單生活，蘇大師置身金銀珠寶之中，與道甚遠。」

菲大師苦笑著說：「年輕人啊！蘇大師之所以置身金銀珠寶之中，是因爲他對金銀珠寶毫無執著；而我之所以力行貧窮，是因爲害怕金銀腐蝕我的心啊！」

75 趕不走的牛

福州大安

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也！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五六

【白話新唱】

大安禪師說：「我在潙山住了三十年，吃潙山飯，拉潙山屎，可就是不學潙山禪，只是看管一頭水牛而已。這頭水牛如果跑到草叢去了，就把牠拉回大路。如果跑到別人的田地上踩踏苗稼，就鞭打調伏牠。久而久之，這頭水牛就聽得懂人話了，如今變成一頭露地白牛，常常在眼前安分守己，全身發出明亮的光澤，趕也趕不走！」

【分析與鑑賞】

大安是百丈懷海的弟子，與溈山靈祐一起開創溈山道場，靈祐圓寂後，繼任溈山住持。水牯牛，即是心的代名詞，當年大安參訪百丈時，曾問：「如何成佛？」百丈說：「你這麼問，簡直就是騎牛還覓牛！」大安說：「那麼以後呢？」百丈說：「如人騎牛至家。」大安說：「如何保任？」百丈說：「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大安就這樣三言兩語開悟，再也沒有修行的問題了。

所以這段開示，是大安自己的親身體驗，是關於悟後保任的功夫。

悟以前，是漸修，漸漸累積開悟的基礎，逼近開悟的臨界點；開悟，則是頓悟，瞬間爆破無明疑團，得見佛性；悟後，則又是漸修，逐漸清除過去的習氣，慢慢將這頭回家的白牛磨光發亮。

最後，成為趕也趕不走的露地白牛，高唱「大道常在目前，吃溈山飯，屙溈山屎」，就是不管什麼三七二十一的禪！

76 任煩惱來吧

福州大安

有僧問云：「黃巢軍來，和尚向什麼處迴避？」師云：「五蘊山中。」僧云：「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云：「惱亂將軍。」

《景德傳燈錄》卷九頁一五七

【白話新唱】

僧人問大安禪師：「黃巢大軍來時，和尚躲到什麼地方？」
大安說：「就躲在五蘊山中。」
僧人說：「如果被亂軍捉到了，該怎麼辦？」
大安說：「就跟黃巢玩鬧一場。」

【分析與鑑賞】

眞是非常有趣味、非常高明的象徵語言，禪的這種玩法，必須建立在深厚的語文基礎。

「黃巢軍來」，指的是煩惱、妄想來啦！

大安說：「躲在五蘊山中。」人就是五蘊和合的五蘊山，本來就在五蘊山中，有什麼好躲呢？所以，大安的意思正是，煩惱來時就任他來吧！不要逃避，本來就沒有煩惱這玩意兒，有的只是世人對所謂煩惱的執著、概念而已。

僧人又問：「如果眞的很煩惱，怎麼辦？」

大安說：「就跟煩惱玩鬧一場！」

注意！不要把煩惱、妄念當作敵人要跟他廝殺一場，這只顯示你的粗莽與愚鈍。

煩惱、妄念是我們的好朋友，是智慧、空性的好兄弟，陪伴我們度過充實有趣的人生。與煩惱共舞，與妄念共枕，人生就是一場法界奧秘的遊戲。不管你有沒有看透這一點，遊戲總在進行，而你若看到這一點，你將清醒地玩遊戲，不像世人糊塗一生。

77 美麗的錯誤

長沙景岑

（長沙景岑）上堂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一

【白話新唱】

長沙景岑說：「如果我只說體悟的內容，不說其他的事情來誘惑人，這座法堂呀，早就長滿一丈高的雜草了！」

【分析與鑑賞】

雖然許多人表現出對修行、道有興趣，可是要讓他們成道，變成一個無事的人，恐怕他們還不願意呢！

眞正的成道，是超越名利、成就、私欲、驕氣，完全沒有自我。這些修行人八成沒弄清楚這個，所以才有志於修行。因爲大部分人以爲，成道以後，擁有無窮的智慧、無盡的神通，可以呼風喚雨，可以爲所欲爲，可以吸引萬民崇敬，可以眞正出人頭地！這眞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如果禪師老實地說，開悟以後，自我失去了重要性，那麼，恐怕法堂再也無人光顧，當然就草深一丈了。

於是大乘佛教說出了那句名言：「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

78 沙門眼

長沙景岑

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一

【註】＊沙門：梵語音譯，即出家人，在這裏引申爲悟道者、法身、解脫。

＊十方世界：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爲十方。十方世界，即是宇宙無量無邊。

【白話新唱】

無量無邊的世界都是悟道者的眼睛，無量無邊的世界都是悟道者的法身，無量無邊的世界都是自己的光明，無量無邊的世界中每一個人都與我一體。

【分析與鑑賞】

阿彌佛陀的原意之一，就是無量的光明的佛，也就是說，佛的光明無量無邊，照徹無量無邊的世界。人人都是佛，整個宇宙都是佛，每一佛皆是阿彌陀佛，衆生一體皆是阿彌陀佛。

這樣來看長沙景岑的開示，就容易明白了。

阿里山的日出，是絢麗，是壯觀，是千變萬化。然而，要欣賞日出完整的美，不能單單以觀察者的立場一旁冷眼觀察，而是要拋棄自我的疆界，與日出融爲一體。

同樣的，最偉大的愛情，是無我的愛情；最偉大的劍術，是無我的劍術；最偉大的人生，是無我的人生……。

79 拗直作曲

長沙景岑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云：「不可更拗直作曲耶！」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諸佛的老師（比喻佛性）？」
長沙景岑說：「年輕人！明明是直的東西，何必把它拗成彎的呢？」

【分析與鑑賞】

佛性在現前，僧人却還要去問：「佛性在哪裏？」這就是騎牛覓牛、頭上安頭、戴著眼鏡找眼

鏡，也就是長沙景岑說的「拗直作曲」。

一位生活優裕的中年人來找大師：「我的生活一直很舒服，可是我深深嚮往宗教的境界，請問，怎樣才能過眞正的修道生活？」

大師說：「與其探討什麼是修道生活，不如先弄清楚什麼是生活。」

中年人說：「與現實生活相反的，不就是修道？」

大師說：「是的，對你來說是這樣。對我來說，我不知道什麼是修道，我只會生活。」

中年人說：「你是指，活在當下嗎？」

大師笑而不答。

80 妙高山色青又青

長沙景岑

僧問：「如何是沙門眼？」

師云：「長長出不得。」又云：「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

僧云：「未審出個什麼不得？」

師云：「晝見日，夜見星。」

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妙高山色青又青。」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悟道者的洞見？」

長沙景岑說：「（佛性普遍一切）根本不需出離三界。」又說：「即使是成佛成祖也出不得，六道輪迴也出不得。」

僧人追問：「到底是出什麼不得？」

景岑說：「白天看到太陽，晚上看到星星。」

僧人只好說：「我實在不懂。」

景岑說：「妙高山的景色永恆青翠呀！」

【分析與鑑賞】

妙高山即是須彌山，印度傳說世界的中心，引申爲佛性的象徵。妙高山色青又青，意思是，佛性永遠放射光明，時時在生活中與我們長相左右，只是處處用之而不自知。

而佛性，是無法說的，所以僧人機伶地問：「出個什麼不得？」景岑不正面答，只是一語雙關地說：「晝見日，夜見星。」白天有太陽，晚上有星星，這不就是再自然也不過的情景嗎？「朝朝還共枕，夜夜抱同眠」，佛性也是這樣的。

「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也就是，無論輪迴六道的衆生，或成佛作祖的聖賢，佛

性都一樣光輝燦爛。當然，這句話還不只是這個意思，它還有操作型的意義，而這就是景岑不肯說出來的，要靠後人自己琢磨了。

出什麼不得？

81 又逐落花回

長沙景岑

（長沙景岑）游山歸，首座問：「和尚什處去來？」

師曰：「游山來。」

座曰：「到什麼處？」

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座曰：「大似春意。」

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一〇

【白話新唱】

長沙景岑遊山玩水回來，首座問他：「和尚從哪裏回來？」

長沙景岑說：「遊山玩水回來。」
首座問：「到哪裏去了？」
景岑說：「早先循著芳草蹤跡而去，復又踏著落花歸來。」
首座說：「聽起來春光明媚。」
景岑說：「也與秋天的露水滴在荷花上一般美。」

【分析與鑑賞】

「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這麼美的句子，筆者實不願拿起分析的手術刀切切割割破壞了那份美感。

「大似春意」與「也勝秋露滴芙蕖」，是春與秋的對比，注意，並不是春意勝秋露，而是……

在春天，我們看見萬物滋生，欣欣向榮的生之活力。

在秋天，我們體會了大自然肅殺的死意，是萬物即將來到的歸宿。

然而宇宙無止境地運轉，春秋輪替，沒有永遠的生，也沒有永遠的死。

從芳草，到落花，只是時間的小小橫切面，景岑未開口說的，是從落花，復又到芳草……

若論美，春意與秋露各有獨特非凡的美。

佛法中，從空出有，有中含空，空有圓融，兩端不著，只是如實去看。

看什麼？

有花賞花，有茶品茶，有空閒享受空閒，無空閒就享受忙碌……

82 做驢做馬

長沙景岑

僧問：「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

師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

僧云：「此意如何？」

師云：「要騎即騎，要下即下。」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二

【白話新唱】

僧人問：「南泉和尚圓寂以後去哪裏了？」

長沙景岑說：「東家做驢，西家做馬。」

僧人聽了很驚訝說：「這是什麼意思？」

景岑說：「要騎就騎，要下就下。」

【分析與鑑賞】

就常情來說，詛咒圓寂的師父去做驢做馬，實在是大逆不道，也難怪僧人大惑不解。其實禪師說話，意在言外，驢馬的佛性與南泉和尚的佛性，無二無別，僧人如果善聽，是有開悟的可能！

這一類「死後何處去」的問題，其實問的都是佛性。

「要騎即騎，要下即下」，說的是果斷。當下，不作第二念，這是悟道者的心境，對問話的僧人，另有一番勸君莫多思量的寓意，不要「要騎不騎，要下不下」，把自己陷在上下兩難的局面——這是大多數有志修行的人面臨的難關。

如果眞的相信衆生皆有佛性，從今天起，就把每一個人、每一個生物都認眞地當作佛來對待。

83 平常心

長沙景岑

僧問：「如何是平常心？」
師云：「要眠即眠，要坐即坐。」
僧云：「學人不會。」
師云：「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平常心？」
長沙景岑說：「要睡就睡，要坐就坐。」
僧人說：「我不會。」

景岑說：「熱了就去納涼，冷了就去取暖。」

【分析與鑑賞】

最偉大的奇蹟就是，火是熱的，冰是涼的。

最偉大的奇蹟就是，乳牛把青草吃了，就擠出鮮美的乳汁。

最偉大的奇蹟就是，人吃了山珍海味，然後進廁所拉出臭烘烘的屎。

最偉大的奇蹟就是，眼睛所見的一切。

筆者寫到這裏，瓦斯爐上的開水壺正發出沸騰的笛音，高昂地說：「我也是最偉大的奇蹟！」

84 露柱大士

長沙景岑

僧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

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四

【白話新唱】

僧人問：「動，是法王的苗；靜寂，是法王的根。那麼，什麼是法王？」

長沙景岑指著露在外頭的柱子說：「你何不去問這位菩薩？」

【分析與鑑賞】

苗，是植物伸出地上的嫩葉嫩枝；根，是植物藏在地下的根本。僧人藉此來比喻靜是法之體，

動是法之用，但是，法是什麼呢？

長沙景岑非常有技巧地不去說那不可說的，反而一語雙關地將露柱請出來，要僧人自己去問這位菩薩，這是高明的不答之答啊！

筆者恍然領悟到，到處都有人拜石頭公，這石頭啊，原來是有極其幽微的禪機，遠在民俗學之外，也超越崇拜者所能體會到的——石頭與佛，中間竟是等號。

85 佛性在哪裏

長沙景岑

有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哪頭？」

師云：「妄想作麼？」

僧云：「爭奈動何？」

師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五

【註】＊火風：是地、水、火、風四大之二，火是暖的性質，風是動的性質，用現代術語說就是低層次的神經反射作用。

【白話新唱】

僧人問：「蚯蚓斬成兩段，兩段都在動，不知道佛性在哪一頭？」

長沙景岑說：「你幹嘛打妄想？」

僧人說：「可是明明動來動去啊！」

景岑說：「那不過是神經反射作用而已。」

【分析與鑑賞】

「蚯蚓斬爲兩段，佛性在哪一頭？」這個問題如果問釋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是沈默不答的，因爲這屬於十四無記的問題，純屬玄辯，毋須理會。

但是在禪宗，這個問題却變成瞥見佛性的一記敲擊，也許在某些時刻，一星悟的火花會迸現……

在這則案例中，長沙景岑採取類似原始佛教的處理手法，當下截斷對方的思路，直接指出：「何必打這個妄想？」

喔！原來思索佛性在哪一頭是打妄想！

凡是思索，就是打妄想，只不過有的妄想粗糙，有的妄想精緻。

「可是蚯蚓斬成兩段都在動啊！」

如果景岑狡猾一些，也許會回他一句：「你的嘴巴也動來動去，你的佛性在哪裏？」

等僧人愣在那兒，再補他一句：「連自己的佛性都搞不清楚，還問蚯蚓的！」

好在長沙景岑沒有這種狂氣，他溫厚地開示：「那只是火風未散。」

其實，火風未散，難道就與佛性不相關嗎？

再參參看！

86 兄弟！彼此未了

香嚴義端

（香嚴義端）示衆云：「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惱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無壁落無形無心眼。」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六

【白話新唱】

香嚴義端對大家說：「兄弟！大家都還沒成佛，有什麼事都可以好好討論，時間要把握，我三五天就走了也說不定。

「現在學道的人要把握此時此刻，不要只是喜愛羨慕已經開悟人無事的模樣。

「兄弟！即使學到了種種奇妙的義理，仍然不能做爲自己的見解，畢竟是要自己使得上力才算數。不然，只是腦袋記住了別人巧妙的言語，反而更增加自己的煩惱。

「你如果要與道相應，必須確實把這顆心的執著一概掃除，不留纖毫，就像虛空一樣一絲不掛，這樣就對了。」

【分析與鑑賞】

當我第一次在禪語錄裏，看到禪師稱呼他的弟子們：「兄弟！」一種溫馨感覺油然而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眞是禪師無限寬廣的心量。

兄弟！彼此未了，有什麼事共相商量！

石霜慶諸禪師有一位沈靜寡言的弟子，來歷不明，也不知姓氏，他得法以後，住在衡山之東，所住的蘭若名叫「七寶臺」。他曾發誓：一生不收門徒，與十方來訪的道友皆用交友之禮。

在好爲人師的普遍人性趨勢下，這位皆以朋友相交的玄泰上座頗令人耳目一新呀！

87 佛是塵，法亦是塵

香嚴義端

（香嚴義端）云：「兄弟！佛是塵，法亦是塵，終日馳求有什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被他籠罩著，始是學處。」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七

【白話新唱】

香嚴義端說：「兄弟！佛是灰塵，法也是灰塵，整天求佛求法何時才能停止呢？你們只要在當下不被情感蒙蔽，不被事物的表相迷惑，沒有善可以去行，沒有惡可以去捨棄，擺脫二元對立的魔網，就是大大踏出關鍵的一步了！」

【分析與鑑賞】

只有看不見自己心中有佛的人，才需要求佛。

只有認爲自己是低等的人，才會想往上爬。

人們渴望自由，所以追求解脫，希望獲得眞正的自由。

可是人們又害怕眞正的自由，因爲自己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不再有任何依賴，所以人們很難眞正開悟。

悟道的人，無善可取，無惡可棄，他是自給自足的宇宙之王。

88 易見難識的正人

趙州從諗

（趙州）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五燈會元》卷四頁八十三

【白話新唱】

趙州在法堂對大家說：「正大光明的人來用邪魔外道的法，邪法也變成正法；心地不正的人來用正法，正法也變成邪法。許多地方的大師，你要見到他很困難，往往有許多架子派頭，可是一旦見到了，三兩下就可以看破他的底細。我這裏卻是人人都可以來見我，但少有人能真正了解我啊！」

【分析與鑑賞】

一個大師，是眞理的大師？還是宗教事業昌盛的大師？可以由他是否容易見到來判斷。

忙於興辦法務，諸事繁忙的大師，必有侍者、秘書環繞，爲他打點誰人該見、誰人不該見，將他的時間做最有效率的運用。

眞理的大師，基本上是無事人，他身邊若有人想興辦法務，可以，讓他們去做吧！大師依舊是旁觀的無事人。誰來見他，都歡迎！任何人，即使心存試探、考驗、詰難，都歡迎之至，因爲大師眞材實料，只怕來人不仔細使出本領來大叩大鳴。

另外一種是僞大師，封閉在小天地裏稱王，在身邊堆砌起濃濃的神秘氣氛，造成「光暈效果」。局外人但見巍巍聲譽，不是心生景仰，就是試探無門，難以親驗——因爲不能等閒接見外人，以免穿幫。他只接見對他有信心的人，這種信心強烈的人，他放個屁都能治好他們的陳年痼疾。

對衆生來說，這三種大師，都有不可取代的價值，都能教給修行人非常寶貴的一課——宇宙是無限的，除了學習光明，也要了解黑暗。甚至，有時候我們要虛心地向惡人學習，因爲惡人往往比好人更能啓發我們。

89 一天只看一字

趙州從諗

（趙州）問僧：「一日看多少經？」

曰：「或七、八或十卷。」

師曰：「闍黎不會看經。」

曰：「和尚一日看多少？」

師曰：「老僧一日只看一字。」

《五燈會元》卷四頁八十三

【白話新唱】

趙州問僧人：「你一天看多少佛經？」

僧人說：「七、八卷，或者十卷吧！」

趙州就說：「你還不會看佛經。」

僧人以爲趙州嫌他看經的速度太慢，所以反問趙州：「和尙一天看多少經？」

趙州說：「老僧一天只看一字。」

【分析與鑑賞】

趙州永遠活在當下，所以永遠只看眼前那一個字。

什麼是眼前那一個字？這是一個大公案，可別輕易放過。

報紙上刊了一則有趣的消息，說有一群愛吃辣味的老饕，一再央求麵老闆做出更辛辣的麵，老闆受到激勵，就不斷改良，最後推出一種號稱「天下無敵痲辣麵」的絕活。到目前爲止，只有三個人通過考驗，可以一口氣將「天下無敵痲辣麵」吃到肚子裏。據說，從嘴唇一直熱滾滾、火辣辣到喉嚨、食道，乃至五臟六腑像火爐一般沸騰騰，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不擅吃辣的人，一碗「天下無敵痲辣麵」可以去掉半條命，比起刑房的酷刑來毫不遜色。

第一位吃完「天下無敵痲辣麵」的老饕說：「我永遠只吃眼前一小口麵，不知不覺就吃完了！」

他又補充說：「絕對不能想已經吃了多少辣麵了，也絕對不能去想還有多少辣麵還沒吃，一想就會

立刻破功，當場被辣倒。」

老闆驚奇無比地表示，他非常佩服這三位異人，他自己雖然做得出，却一口也不敢吃。

90 昨夜三更月到窗

趙州從諗

（趙州）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什麼處去？」

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

師曰：「謝師指示。」

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二

【白話新唱】

有一天，趙州問南泉普願說：「知道了眞理的秘密以後，這種人死後去哪裏？」

南泉說：「他會投胎到施主的家裏做水牛。」

趙州說：「多謝師父指示。」

南泉也欣慰地說：「昨晚三更的明月照進窗來，又圓又亮！」

【分析與鑑賞】

按照正統的佛學理論，一個解脫的人死後就不再輪迴了，他哪裏也不去，只是涅槃而已，連「進入涅槃」都是錯誤的描述。但是，涅槃也不是什麼都沒有的虛無狀態。

解脫者死後，非空非有，超越常人的理智思惟所能理解。

南泉普願是禪師，不是佛學理論家，所以毋須束縛在頭腦的思惟迷宮裏。他的回答，是發自一顆活潑自由的心。

死後做一頭水牛，成爲禪者生死自在、逍遙去來的風範——一切皆不執著，怎麼樣都可以……

南泉欣喜趙州完全能明白他的意思，故以「昨夜三更月到窗」來肯定趙州悟境穩實。

91 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

趙州從諗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

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却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別無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八

【白話新唱】

僧人問：「十二個時辰中，怎麼用心？」

趙州說：「你被十二時辰擺布，而老僧却能擺布十二時辰呢！」

於是趙州興致來了，對大家說：「兄弟！有事商量，沒事不要在這裏站太久，回去好好打坐，

把道理參究清楚。老僧過去行脚的時候，除了吃兩頓飯時胡思亂想，其他時候，可是念念都在道上。如果你們不學我這樣，恐怕與道更遠了。」

【分析與鑑賞】

正如兩足動物，吾人也，爬山爬得氣喘噓噓，却眼看著鳥兒輕盈地鼓動翅膀，眨眼就飛越崇山峻嶺——鳥兒是三次元空間的生物，兩足的人却是二次元空間的動物，人爬了半天的山，鳥兒一飛就過。

同樣的，禪師與凡夫，也好像是不同次元的生物。禪師說：「很簡單啊，活在眼前就行了！」凡夫却連什麼叫活在眼前都一頭霧水。禪師說：「太容易了，你就是佛！」凡夫却根本連佛也搞不清楚。

在這則對話中，僧人還要詢問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怎麼用心——如何從念念遷變的意識瀑流中找出那清淨不動的眞心，可是對趙州來說，無論怎麼用心，即使是故意要起妄念，也都不能離開眞心。

所以趙州只好說：「老僧以前多麼用功啊！除了吃飯時貪圖飯菜滋味，其他時候可都是標準模範生唷！」

禪師看見的那個秘密，雖然是公開的，却無法說，也無法抓在手上呈現給未悟的人看。有點兒像是，自己明明裸著身子在街上走，可是衆人皆對你指指點點，大大讚美你的新衣服高貴大方。

92 咳嗽

趙州從諗

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咳嗽。

云：「莫便是否？」

師云：「老僧咳嗽也不得？」

《古尊宿語錄》卷十四頁一五三

【白話新唱】

僧人問：「怎麼樣才能說出那個眞理的秘密？」

趙州咳嗽了一聲。

僧人急著問說：「莫非就是這個？」

趙州笑著說：「老僧咳嗽一下也不行嗎？」

【分析與鑑賞】

深夜走在長巷裏，遠近的狗兒神經質地狂吠，此起彼落，連遙遠的狗兒也傳來微弱的附和吠聲——狗兒啊！亂叫什麼呢？難道你連路過的行人也分辨不清，將行人當作小偷了嗎？

狗兒說：「好好在路上走的行人，一翻牆入室就是小偷，只是那麼一轉眼就不一樣了，所以我還是先吠，以防萬一！」

趙州說：「是的，這個就是，但是你明白了嗎？」

僧人苦笑說：「和尚，你太幽默了。」

93 我也不是佛

趙州從諗

秀才問：「佛不違衆生所願，是否？」
師曰：「是。」
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
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
曰：「某甲不是君子。」
師曰：「我亦不是佛。」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四

【白話新唱】

秀才問：「佛不會違背衆生的願望，對不對？」

趙州說：「是的。」

秀才說：「我想要和尙手上的拄杖，可以嗎？」

趙州說：「君子不奪人所好。」

秀才說：「我不是君子。」

趙州說：「我也不是佛。」

【分析與鑑賞】

不給自己貼標籤，不認同自己是某一個身分，自由才會翩然出現。

認定自己是佛、是君子、是禪師、是……，就絕對有問題。不是精神有問題，就是冒牌貨，或者是個大騙子，不然就是，自以爲是的愚人。

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金剛經》的著名句型，値得玩味再三。

加諸身上的任何標籤，身分定位，其實都是通往解脫之道的絆脚石。

唯有什麼都不是，才能什麼都是。

94 佛這個字

趙州從諗

（趙州）示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五

【白話新唱】

趙州對大家說：「佛這個字，我不喜歡聽到！」

【分析與鑑賞】

在一次餐敍中，全國第一把交椅的心臟疾病權威的身邊坐了一位美女，美女不停找關於心臟病的話題向他請教。權威一逕笑而不答，直到美女有點兒自覺無趣了，權威才說：「美麗的小姐，不是我不願意說，而是妳每一個問題都需要花六小時才能講清楚，請問，這頓飯還吃得完嗎？」

美女嬌聲說：「那您隨便說一點嘛！」

權威只好說：「講不清楚的啦！」

好一句「講不清楚的啦」！

佛之一字，豈是容易講得清楚呢？

我想，宇宙間最困難的學問，不是高等微積分、遺傳工程學……，而是成佛之道，生命邁向進化顚峰的學問。

人們往往把修行簡化，以爲靠一兩套理論、技巧就能解決生死大事。

試想，一個學生要學習到嫻熟微積分、高能物理學，需要多少扎實的學識基礎？

成佛之道，絕對比這些世間學問更複雜，然而，不少修行人或弘法者，可曾具備世間學者多年學思的養成背景？

這樣子來傳播生命進化之學，豈非天大玩笑？

佛的境界，幾人知？可是衆人整天佛長佛短。

整天佛長佛短的結果是製造更多對佛的誤解。

更何況，佛之一字，人們投射了多少謬思妄見在其上？

對衆生而言，佛之一字，即是二元對立的具體指標。

在這種心情下，說出：「念佛一聲，漱口三天！」實是心情沈重！

哎——呀——

佛佛！

95 鎮州大蘿蔔

趙州從諗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七

【白話新唱】

問：「聽說和尚曾經從南泉禪師那兒得法，是不是？」

趙州說：「鎮州這個地方生產超級大蘿蔔。」

【分析與鑑賞】

表面上，趙州答非所問，事實上，趙州是以無意義語來截斷問者思維——不要再鑽牛角尖了！

更進一步說，問話者無非是要探究佛性是怎麼一回事，趙州也如實答了，佛性遍一切處，鎮州的大蘿蔔就是佛性的具體展現！

這是最上乘的回答，只適合最上乘根器，不知道問話的人是不是。

96 有佛處急走過

趙州從諗

僧辭，師曰：「什處去？」

曰：「諸方學佛法去。」

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

曰：「與麼則不去也。」

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八

【白話新唱】

僧人來辭行，趙州說：「你去哪兒？」

僧人說：「行走天下，到諸山長老那兒學佛法。」

趙州豎起拂子說：「記住！有佛的地方著相，不可住；無佛的地方貧乏，快走開。你行走天下，要把握這個原則，否則見再多人也沒用。」

僧人說：「既然如此，也不必去了！」

趙州說：「摘楊花！摘楊花！」

【分析與鑑賞】

趙州一句：「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已經把佛法說透了。僧人眞是聰明，就說：「不必出門了！」

無佛處急走過，人人都能理解，但爲什麼有佛處不得住呢？

還記得趙州說的「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嗎？

自認爲有佛的地方，就著相了。本來無事，還多了佛煩惱哩！

所以不能停留在此，快快行去。

既然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那麼還有哪裏可去呢？

但能心息妄見，處處都是淨土，何處不是故鄉？

僧人說：「既然如此，也不必去了！」

不！還是必須山南山北走一遭，雖然知道玫瑰花是香豔的，仍要親摘手上賞花嗅花才得。

97 好學生，好老師

趙州從諗

（趙州）常謂：「七歲兒童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

《指月錄》卷十一頁二〇九

【白話新唱】

趙州常常說：「七歲小孩有比我高明的地方，我會向他請問；一百歲的老翁有不如我的地方，我會教導他。」

【分析與鑑賞】

趙州禪師高壽一百二十歲，他非常虛心、非常勤奮，開悟以後，曾長時期行脚各地參訪諸方禪師，甚至八十歲高齡還到處走動，這是一位充滿驚人活力的不老人。

開悟的人，並非一切皆知，還有無數學問可以廣學多聞——學習，是永無止境的。

無我的禪師，不再有自我要去保護，沒有面子、尊嚴的顧慮，所以不論對象，可學習的即學習，該教導的即教導——到處都是老師，也到處都是學生，多麼圓融中道的態度！

98 一枝草丈六金身

趙州從諗

（趙州）上堂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七八

【白話新唱】

趙州在法堂上對大衆開示說：「我們的心，就像手上的明珠，胡人來了就映現出胡人的相貌，漢人來了就映出漢人的相貌。

「只要明白了心的妙用，一枝草可做佛的丈六金身用，佛的丈六金身也可以做一枝草用。

「如果不明白心的妙用，佛就成了煩惱的來源；如果明白心的妙用，煩惱就是佛了！」

【分析與鑑賞】

「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這就是萬法唯心造，一切都是心的奇妙作用，造成種種森羅萬象。巧的是，佛法由印度到中國，也從印度原味轉換成中國口味，這不正是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嗎？

一枝草等於佛丈六金身，這是眞心貫串一切的絕對境界，萬物平等一如——在最卑下之處亦如同聖潔神殿。

一枝草，深深探索進去，即是宇宙一切秘密的寶藏。

不識心的妙理，佛就是煩惱；識得心的妙理，煩惱即是佛。

在某一個臨界點，禪是全輸與全贏的遊戲。

99 趙州一句

趙州從諗

僧問：「如何是趙州一句？」
師云：「老僧半句也無。」
僧云：「豈無和尚在？」
師云：「老僧不是一句。」

《景德傳燈錄》卷十頁一八〇

【白話新唱】

僧人問：「什麼是趙州禪法的一句話？」
趙州說：「老僧連半句話也沒有。」
僧人說：「你不是在這裏弘揚禪法嗎？」

趙州說：「是的，可是我不是一句話。」

【分析與鑑賞】

禪是活的，趙州也是活的，如果變成一句話，禪死了，趙州也死了。所以，趙州說他連半句話也沒有。

禪不在言說。

只有在很少的時候，禪勉強可以用言說的指，幫助人們去看見月；可是大部分的時候，衆生把指當作月了，禪就死在話下了。

100 令人憤怒的直呼其名

趙州從諗

（燕趙二王往見趙州從諗）左右請師爲大王說法。

師云：「大王左右多，爭教老僧說法？」乃約令左右退。

師身畔時有沙彌文遠高聲云：「啓大王，不是者個左右。」

大王乃問：「是什麼左右？」

對曰：「大王尊諱多，和尚所以不敢說法。」

燕王乃云：「請禪師去諱說法。」

師云：「故知大王曩劫眷屬俱是冤家。我佛世尊一稱名號，罪滅福生；大王先祖，才有人觸著名字便生瞋怒。」

師慈悲非倦，說法多時，二王稽首讚歎。

《古尊宿語錄》卷十三頁一三八

【白話新唱】

燕王與趙王一起去見趙州，幕僚人員就請趙州爲兩位王公說法。

趙州說：「大王的左右太多，教我怎麼說話？」

大王就命令左右的幕僚迴避。

當時，文遠侍者高聲說：「報告大王，不是這個左右。」

大王就問說：「是什麼左右？」

文遠說：「大王的名字忌諱太多，所以和尚不敢說法，免得惹禍上身。」

燕王就說：「請禪師放心說話，不必在意名諱。」

趙州這才接口說：「皇室的忌諱這麼多，可見你們過去多生多世與人結了太多冤家！我佛世尊的名字，衆生才念一聲，就有無數功德；可是大王的祖先們，只要有人直呼其名就瞋怒不已！」

兩位大王一聽這個強烈的對比，也開始覺得名諱的禁忌頗爲可笑。

趙州一出言就打中兩位大王的心坎，然後非常慈悲地說法多時，使得二王禮拜讚歎。

【分析與鑑賞】

幹侍者幹到像文遠這麼伶俐機敏，實在少見，竟然能替趙州說出言外之意，令人佩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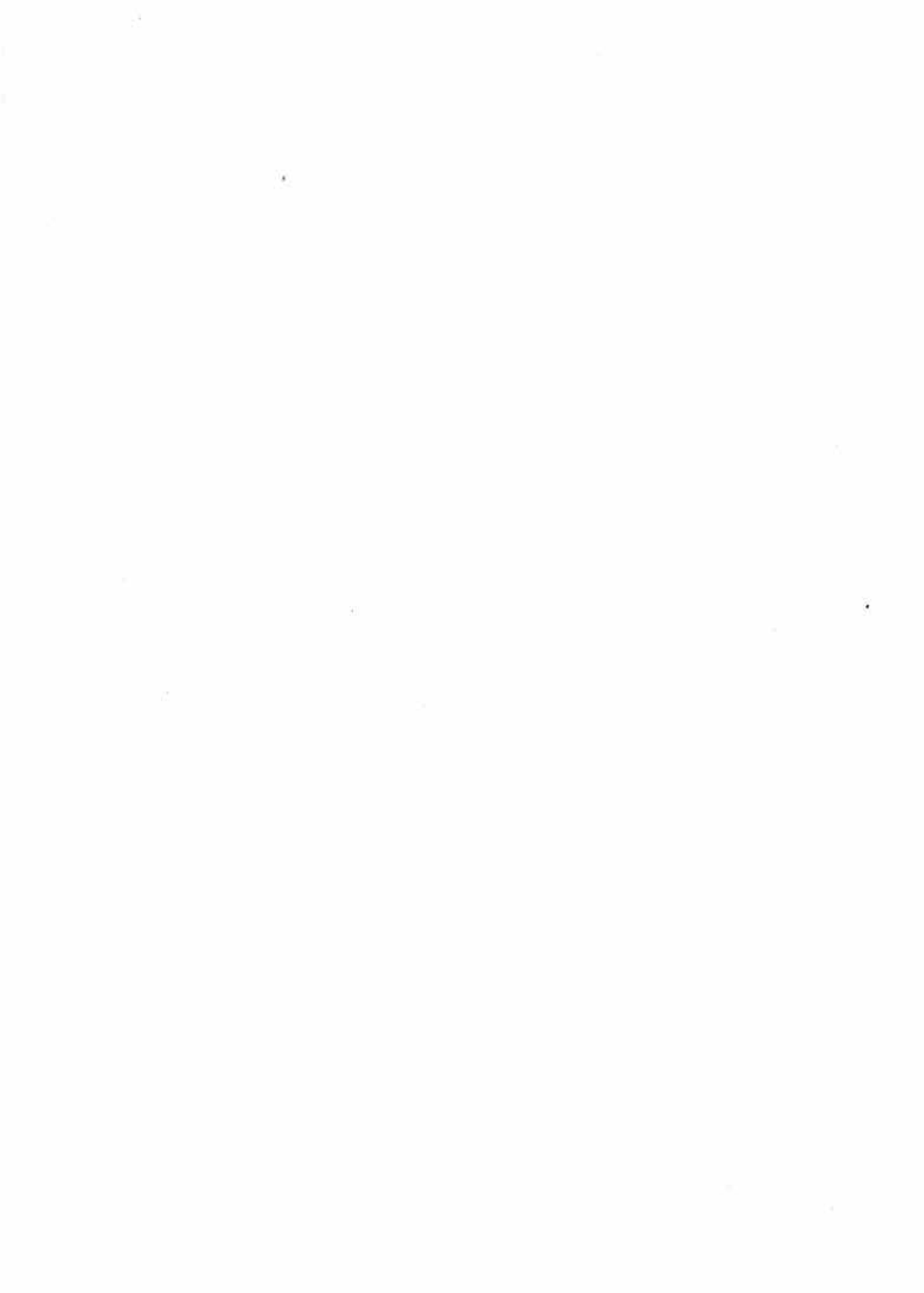
說來也妙，名字本來只是人們的稱謂罷了，誰知道累積了各種威權、概念投射，發展出一套非常繁複的稱呼規矩，乃至於，直呼其名是大不敬，甚至惹來殺身之禍，更嚴重的抄家滅族。

在禪師眼中，以名字來指稱一個人，已是荒唐，人是多麼複雜啊！名字如何涵蓋得了？更何況，帝王在名字上大作文章，正是荒唐中的荒唐。

同樣的，佛字本只是佛的代稱，發展到佛字是神聖的、無比力量的，也是荒唐！

糞便即使不叫糞便，也還是臭的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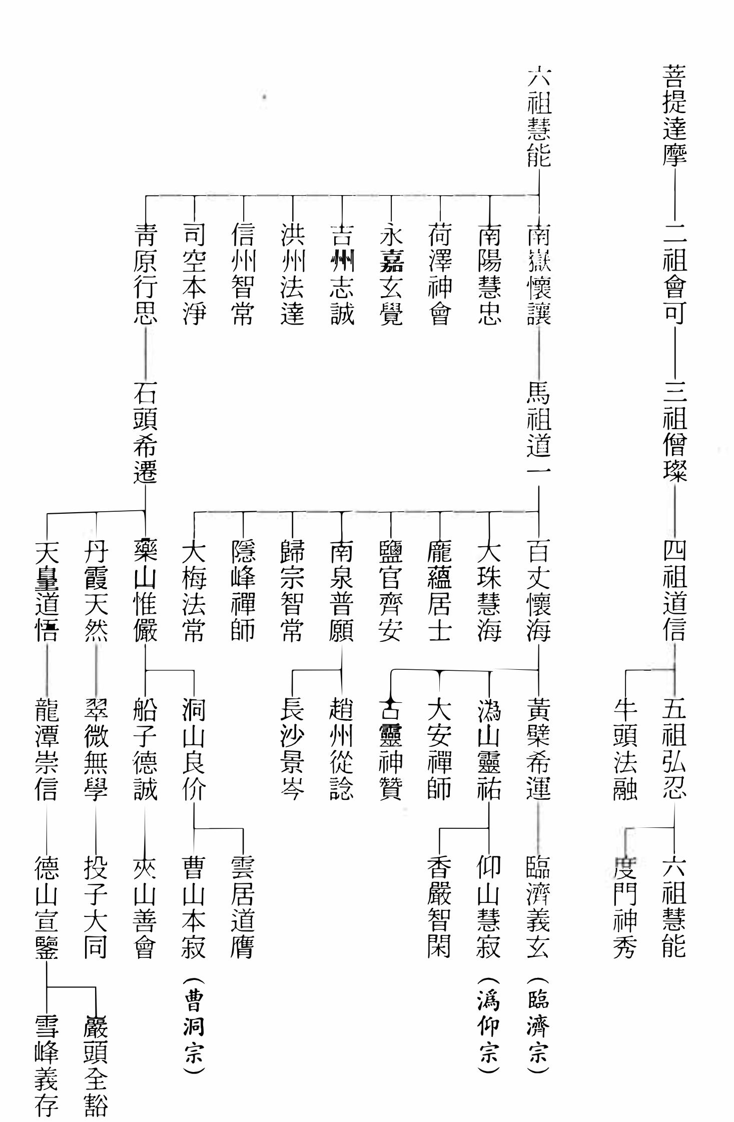
含笑即使不叫含笑，也還是香的嘛！



原文書目

《指月錄・續指月錄》　瞿汝稷、聶先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三刷。
《五燈會元》　宋普濟編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十月臺初版。
《景德傳燈錄》　宋釋道原編，彙文堂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臺初版。
《古尊宿語錄》　宋藏主賾公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初版。
《禪家寒山詩注》　唐寒山著，民國李誼註釋，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七月臺初版。
《禪門逸書初編》　明復法師主編，明文書局，民國七十年三月初版。
《禪門逸書續編》　明復法師主編，漢聲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初版。
《禪宗全書》　藍吉富主編，文殊文化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初版。
《大日本佛教全書》　佛書刊行會編纂，名著普及會，平成三年八月二十日覆刻板三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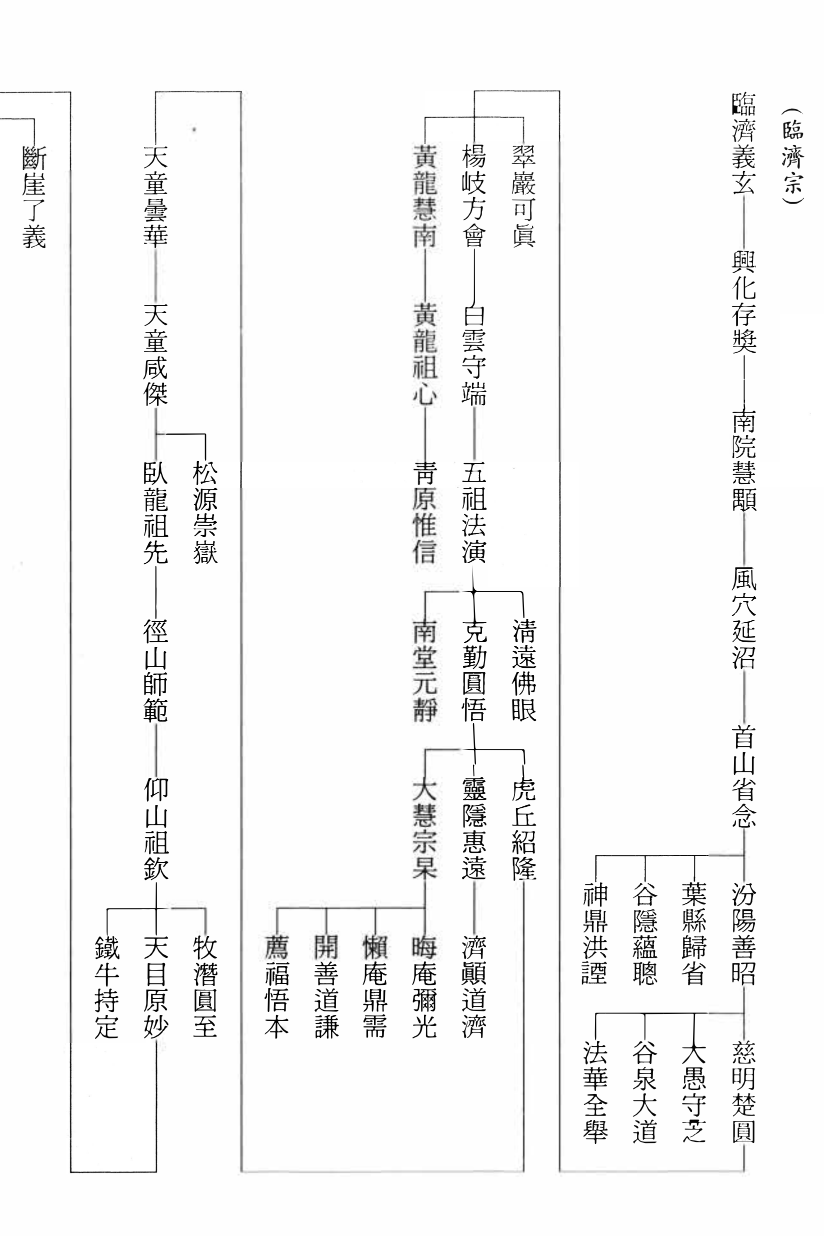
禪師傳承表



菩提達摩
二祖會可
三祖僧璨
四祖道信
五祖弘忍
牛頭法融
六祖慧能
度門神秀
六祖慧能
南嶽懷讓
南陽慧忠
荷澤神會
永嘉玄覺
吉州志誠
洪州法達
信州智常
司空本淨
青原行思
馬祖道一
石頭希遷
百丈懷海
大珠慧海
龐蘊居士
鹽官齊安
南泉普願
歸宗智常
隱峰禪師
大梅法常
藥山惟儼
丹霞天然
天皇道悟
黃檗希運
溈山靈祐
大安禪師
古靈神贊
趙州從諗
長沙景岑
洞山良价
船子德誠
翠微無學
龍潭崇信
臨濟義玄
（臨濟宗）
仰山慧寂
（溈仰宗）
香嚴智閑
雲居道膺
曹山本寂
（曹洞宗）
夾山善會
投子大同
德山宣鑒
巖頭全豁
雪峰義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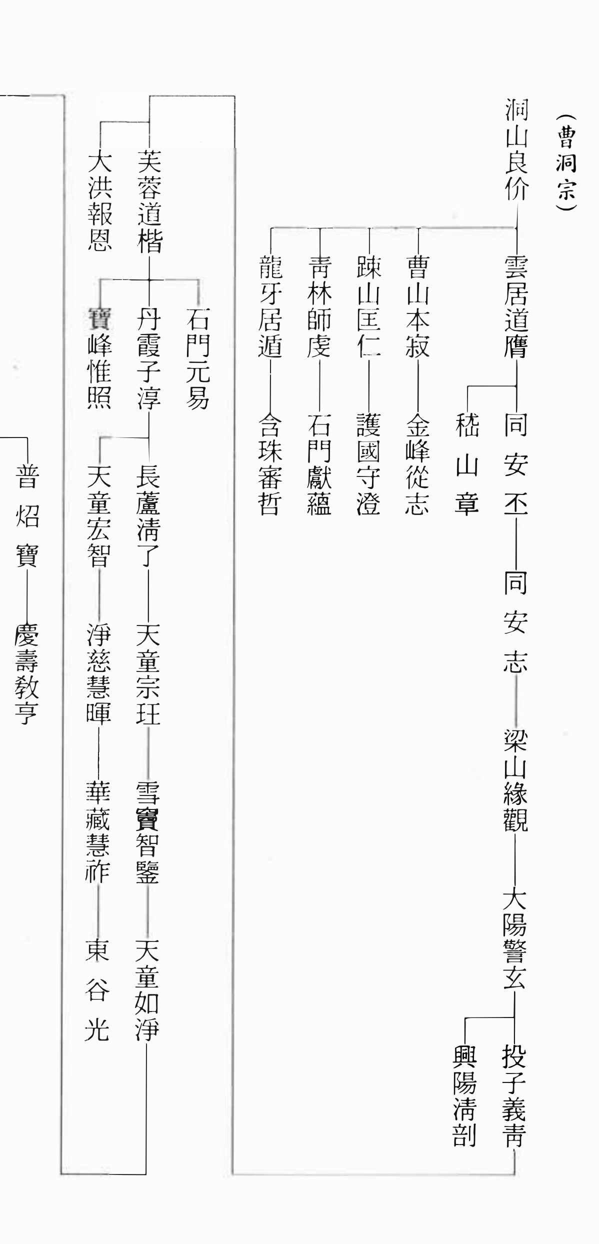
- 雪峰義存
  - 雲門文偃（雲門宗）
    - 香林澄遠
      - 智門光祚
        - 雪竇重顯
          - 天衣義懷
  - 保福從展
  - 長慶慧稜
    - 龍華彥珠
      - 酒仙遇賢
  - 越山師鼐
  - 玄沙師備
    - 羅漢桂琛
      - 法眼文益（法眼宗）
        - 天臺德韶
          - 永明延壽
        - 泰欽法燈
        - 報恩玄則
  - 鏡清道怤
  - 鼓山神晏
    - 天竺子儀
  - 太原孚上座

(臨濟宗)



臨濟義玄
興化存奬
南院慧顒
風穴延沼
首山省念
汾陽善昭
葉縣歸省
谷隱蘊聰
神鼎洪諲
慈明楚圓
大愚守芝
谷泉大道
法華全舉
翠巖可眞
楊岐方會
黃龍慧南
白雲守端
黃龍祖心
五祖法演
青原惟信
清遠佛眼
克勤圓悟
南堂元靜
虎丘紹隆
靈隱惠遠
大慧宗杲
濟顚道濟
晦庵彌光
懶庵鼎需
開善道謙
薦福悟本
天童曇華
天童咸傑
松源崇嶽
臥龍祖先
徑山師範
仰山祖欽
牧潛圓至
天目原妙
鐵牛持定
斷崖了義
中峰明本
天如惟則

（曹洞宗）



洞山良价
雲居道膺
曹山本寂
疎山匡仁
青林師虔
龍牙居遁
同安丕
稌山章
同安志
梁山縁觀
大陽警玄
投子義青
興陽清剖
金峰從志
護國守澄
石門獻蘊
含珠審哲
芙蓉道楷
大洪報恩
石門元易
丹霞子淳
寶峰惟照
長蘆清了
天童宏智
天童宗玨
雪竇智鑒
天童如淨
淨慈慧暉
華藏慧祚
東谷光
鹿門覺
普炤一辯
普炤寶
大明寶
慶壽敎亨
王山體
仁山恆
雪巖滿
大明詮
報恩行秀
竹林海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四畫

◉十三畫

◉十四畫

◉十五畫

◉十六畫

◉十七畫

◉十八畫

◉十畫

◉十一畫

◉十二畫

◉六畫

◉七畫

◉八畫

◉九畫

禪門語錄人名筆畫索引

說明：大安 75,76 ☞ 大安出現於本書第75,76則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禪門語錄三百篇／廖閱鵬作. --初版. --臺北
市：圓神, 民85
冊；　公分. --(現代佛典；44-46)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607-216-6 (一套；平裝)

1.禪宗-語錄

226.65　　85002818

套號 ISBN957-607-216-6 第一冊 ISBN 957-607-217-4

圓神出版社
YUAN-SHEN PRESS

◎現代佛典44

禪門語錄三百篇(一)

作者／廖閱鵬
發行人／曹又方
出版者／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F之1
電話／五七九八八〇〇（代表號）
傳真／五七九〇三三八・五七七三二二〇
郵撥帳號／一八五九八七一二　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六三六九號
責任編輯／應桂華
校對／廖閱鵬・應桂華・張美馨
美術編輯／呂佩瑩
印刷／祥峯印刷廠
法律顧問／蕭雄淋
中華民國85年4月　初版

●定價210元

Printed in R.O.C.